

陶庵夢憶

啟元



# 陶菴夢憶

明·張岱撰



第一輯

第二十三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二十三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二月初版

# 陶菴夢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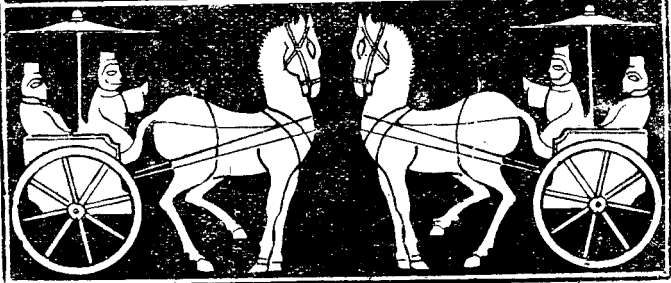
普及本實價一角

特印本實價一角五分

|     |      |
|-----|------|
| 撰者  | 張宗子  |
| 校者  | 張靜   |
| 主編者 | 施蠶   |
| 發行人 | 貝葉山房 |
| 總經售 | 張靜 盧 |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一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三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王廟街四七號



# 自序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賦賦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望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飢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顛。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煖也。以齧報肉。以糲報糲。仇甘旨也。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囊報牖。仇爽塏也。以烟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鷄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旅蠹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昔有西陵脚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所償。痴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真。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痴人則一也。余今六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嚙。因嘆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

陶菴夢憶 自序

二

表猶思摹搨三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右見瑯環文集卷一

# 陶菴夢憶目錄

自序

## 卷一

鍾山

報恩塔

天台牡丹

金乳生草花

日月湖

金山夜戲

筠芝亭

斫園

葑門荷宕

越俗掃墓

奔雲石

木猶龍

天硯

吳中絕技

濮仲謙雕刻

## 卷二

孔廟檜

孔林

燕子磯

魯濤煙火

朱雲喙女戲

紹興琴派

花石綱遺石

焦山

表勝菴

梅花書屋

不二齋

砂罐錫注

沈梅岡

峒巖山房

三世藏書

### 卷三

絲社

南鎮祈夢

禊泉

蘭雪茶

白洋潮

陽和泉

閔老子茶

龍噴池

朱文懿家柱

逍遙樓

天鏡閣

包涵所

鬥鷄社

棲霞

湖心亭看雪

陳章侯

### 卷四

不繫園

秦淮河房

兗州閱武

牛首山打獵

楊神廟臺閣

雪精

嚴助廟

乳酪

二十四橋風月

世美堂燈

寧了

張氏聲伎

方物

郝止祥癖

泰安州客店

## 卷五

范長白

于園

諸工

姚簡叔書

爐峯月

湘湖

柳敬亭說書

樊江陳氏橋

治沅堂

虎邱中秋夜

麋公

揚州清明

金山競渡

劉暉吉女戲

朱楚生

揚州瘦馬

## 卷六

彭天錫串戲

目蓮戲

甘文臺爐

紹興燈

韻山

天童寺僧

水滸牌



煙雨樓

朱氏收藏

仲叔古董

曠社

魯府松棚

一尺雪

菊海

曹山

齊景公墓花鱗

## 卷七

西湖香市

鹿苑寺方村

西湖七月半

及時雨

山艇子

懸杪亭

雷殿

龍山雪

龐公池

品山堂魚宕

松花石

閩中秋

愚公谷

定海水操

阿育王寺舍利

過劍門

冰山記

## 卷八

龍山放燈

王月生

張東谷好酒

樓船

蠟花閣

范與蘭

蟹會

露兄

合采牌

瑞草谿亭

瑯嬛福地

陶菴夢憶目錄終

陶菴夢憶 目錄

# 陶菴夢憶

卷之一

山陰張岱宗子撰

## 鍾山

鍾山上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間之。人言王氣龍蛻藏焉。高皇帝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甌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及開藏。下爲梁誌公和尚塔。真身不壞。指爪繞身數匝。軍士筐之不起。太祖親禮之。許以金棺銀槨。莊田三百六十。奉香火。昇靈谷寺塔之。今寺僧數千人。日食一莊田焉。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知。所見者門三。饗殿一。寢殿一。後山蒼莽而已。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偕觀之。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烏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碩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姪爲己子。事甚祕。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簡陋。硃紅木簋。木壺。木酒罇。甚麤樸。簋中肉止三片。粉一缺。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

一几。陳銅爐一。小筯瓶二。栝捲二。下一大几。陳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見如是。先祭一日。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導以鼓樂旗幟。牛羊自出。龍袂蓋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面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爇所。爇已。昇至饗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侍立饗殿上。祀畢。牛羊已臭腐不堪聞矣。平常日進二饌。亦魏國陪祀。日必至云。

報恩塔

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窰器。則報恩塔是也。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非成祖開國之精神。開國之物力。開國之命令。其膽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琉璃瓶十數塊湊成之。其衣摺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闔笥合縫。信屬鬼工。開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號識之。今塔上損瓶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甌補之。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霽。霏霏靄靄。搖搖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繚繞。半日方散。永樂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歎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

天台多牡丹。大如拱把，其常也。某村中有鵝黃牡丹，一株三幹，其大如小斗，植五聖祠前。枝葉離披，錯出簷甍之上。三間滿焉。花時數十朵，鵝子黃、鷓松花、蒸栗、萼樓穠吐，淋漓簇沓。土人於其外搭棚演戲四五臺，娉娉樂神，有侵花至漂髮者，立致奇祟。土人戒勿犯，故花得蔽蒂而壽。

### 金乳生草花

金乳生喜蒔草花。住宅前有空地，小河界之。乳生瀕河構小軒三間，縱其趾於北，不方而長，設竹籬經其左，北臨街築土牆，牆內砌花欄護其趾。再前又砌石花欄，長丈餘而稍狹。欄前以螺山石疊山披數摺，有畫意。草木百餘本，錯雜蒔之，濃淡疎密，俱有情致。春以鸞粟虞美人爲主，而山蘭素馨決明佐之。春老以芍藥爲主，而西番蓮土萱紫蘭山礬佐之。夏以洛陽花建蘭爲主，而蜀烏斯葵菊望江南茉莉杜若珍珠蘭佐之。秋以菊爲主，而剪秋羅秋葵僧鞋菊萬壽芙蓉老少年秋海棠雁來紅矮雞冠佐之。冬以水仙爲主，而長春佐之。其木本如紫白丁香綠萼玉蝶蠟梅西府滇茶日丹白荷花種之牆頭屋角，以遮烈日。乳生弱質多病，蚤起不盥，不櫛，蒲伏階下，捕菊虎，芟地蠶，花根葉底雖千百本，一日必一週之。癩頭者火蟻，瘠枝者黑蚰，傷根者蚯蚓蜒游，賊葉者象幹毛蝟，火蟻以鯨骨髓甲置旁引出棄之，黑蚰以麻裹筋頭擗出之。

蜒游。以夜靜持燈滅殺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毛蠋以馬糞水殺之。象幹蟲磨鐵線穴搜之。事必親歷。雖冰龜其手。日焦其額。不顧也。青帝喜其勤。近產芝三本。以祥瑞之。

日月湖

寧波府城內。近南門。有日月湖。日湖圓。略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二湖連絡如環。中亘一堤。小橋紐之。日湖有賀少監祠。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祠中勒唐元宗餞行詩以榮之。季真乞鑿湖歸老。年八十餘矣。其回鄉詩曰：「幼小雖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孫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八十歸老。不爲早矣。乃時人稱爲急流勇退。今古傳之。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求沖舉之術。持一珠貽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懷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入之「隱逸傳」。亦不倫甚矣。月湖一泓汪洋。明瑟可愛。直抵南城。城下密密植桃柳。四圍湖岸。亦間植名花果木。以縈帶之。湖中櫛比皆士夫園亭。臺榭傾圮。而松石蒼老。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率百年以上物也。四明縉紳。田宅及其子。園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故園亭亦聊且爲之。如傳舍衙署焉。屠亦水娑羅館。亦僅存娑羅而已。所稱「雪浪」等石。在某氏園久矣。清明日。二湖游船甚盛。但橋小船不能大。城牆下址稍廣。桃柳爛漫。游人席地坐。亦

飲亦歌聲存西湖一曲。

### 金山夜戲

崇禎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覓日晡。至北固。艤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嚶天爲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疎疎如殘雪。余呼小僕携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翃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闐。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撥眼醫。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噓俱至。徐定睛。視爲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 筠芝亭

筠芝亭。渾樸一亭耳。然而亭之事。盡筠芝亭一山之事。亦盡吾家後此亭而亭者不及筠芝亭。後此亭而樓者。閣者。齋者。亦不及。總之多一樓。亭中多一樓之礙。多一墻。亭中多一墻之礙。太僕公造此亭成。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內。亦不設一檻。一扉。此其意有在也。亭前後。太僕公手植樹。皆合抱。清樾輕風。滃滃翳翳。如在秋水。亭前石臺。躡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升高眺遠。眼界光明。敬亭諸山。箕踞麓下。谿壑瀦迴。水出松葉之上。臺下右旋曲磴。三折。老松偃背而立。頂垂一幹。倒下如小幢。小枝盤鬱。曲出輔之。旋蓋如曲柄葆羽。癸丑以前。不垣不

臺松意尤暢。

砧園

砧園水盤據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頓之。若無水者。壽花堂界以堤。以小眉山以天問臺以竹徑。則曲而長。則水之內宅。隔以霞爽軒。以酣漱以長廊。以小曲橋以束籬。則深而邃。則水之臨池。截以鱸香亭梅花禪。則靜而遠。則水之綠城。護以貞六居。以無漏菴。以菜園。以鄰居小戶。則闕而安。則水之用盡。而水之意色。指歸乎龐公池之水。龐公池。人棄我取。一意向園。目不他矚。腸不他迴。口不他諾。龍山躩踞。三摺就之。而水不之顧。人稱砧園能用水。而卒得水力焉。大父在日。園極華縟。有二老盤旋其中。一老曰：「竟是蓬萊閩苑了也。」一老佛之曰：「個邊那有這樣。」

葑門荷宕

天啓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宕。樓船畫舫。至魚鱸小艇。僱覓一空。遠方游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蠹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觀。一無所見。宕中以大船爲經。小船爲緯。游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靚粧淡服。摩肩簇息。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瀾。歎暑燠燦糜沸。終日而已。荷花宕



經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鞵鞞不至爲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韓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輻濤趨，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 越俗掃墓

越俗掃墓，男女袷服靚粧，畫船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爲常。二十年前，中人家，尚用平水屋幘船，男女分兩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輩諫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後漸華麗，雖監門小戶男女，必用兩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歡呼鬯飲，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菴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園，鼓吹近城，必吹海東青，獨行千里，鑼鼓錯雜，酒徒沾醉，必岸幘囂噪，唱無字曲，或舟中攘臂與儕列廝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國，日日如之。乙酉方兵，畫江而守，雖魚鱸菱芡，收拾略盡，墳壙數十里而遙，子孫數人，挑魚肉楮錢，徒步往返之，婦女不得出城者三歲矣，蕭索淒涼，亦物極必反之一。

### 奔雲石

南屏石無奔雲石者。「奔雲」得其情，未其得理，石如滇茶一朵，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摺，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也。黃寓庸先生讀書其中，四方弟子千餘。

人門如市。余幼從大父訪先生。先生面黧黑。多鬚鬚。毛頰。河目海口。眉稜鼻梁。張口多笑。交際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覩來牘。手書回札。口囑僮奴。雜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使肉便飯食之。夜卽與同榻。余一書記往。頗穢惡。先生寢食之不異也。余深服之。丙寅至武林。亭榭傾圮。堂中窳先生遺蛻。不勝人琴之感。余見奔雲黝潤。色澤不減。謂客曰：「願假此一室以石礪門。坐臥其下。可十年不出也。」客曰：「有盜。」余曰：「布衣褐被。身外長物。則瓶粟與殘書數本而已。王弇州不曰：『盜亦有道哉』也哉。」

## 木猶龍

木龍出遼海。爲風濤激擊。形如巨浪跳蹴。遍體多著波紋。常開平王得之遼東。輦至京。開平第燬。謂木龍炭矣。及發瓦礫。見木龍埋入地數尺。火不及。驚異之。遂呼爲龍。不知何緣出易於市。先君子以犀觥十七隻售之。進魯獻王。誤書木龍犯諱。峻辭之。遂留長史署中。先君子棄世。余載歸。傳爲世寶。丁丑詩社。懇名公人錫之名。并賦小言詠之。周墨農字以木猶龍。倪鴻寶字以木寓龍。祁世培字以海槎。王士美字以槎浪。張毅儒字以陸槎。詩遂盈帙。木龍體癡肥。重千餘觔。自遼之京之竟之濟。蘇陸。濟之杭。蘇水。杭之江之蕭山。之山陰。之余舍水陸錯。前後費至百金。所易價不與焉。嗚呼木龍。可謂遇矣。余磨其龍腦尺木。勒銘志之曰：「夜壑風雷。驚槎

化石。海立山崩。烟雲滅沒。謂有龍焉。呼之或出。」又曰：「擾龍張子。尺木書銘。何以似之。秋濤夏雲。」

### 天硯

少年視硯。不得硯醜。徽州汪硯伯至。以古款廢硯立得重價。越中藏石俱盡。閱硯多。硯理出。會託友人秦。一生爲余覓石。遍城中無有。山陰獄中大盜出一石。璞耳。索銀二觔。余適往武林。一生造次不能辨。持示燕客。燕客指石中白眼曰：「黃牙臭口。堪留支桌。」賺一生還盜。燕客夜以三十金攫去。命硯伯製一天硯。上五小星一大星。譜曰：「五星拱月。」燕客恐一生見。劃去大小二星。止留三小星。一生知之。大懊恨。向余言。余笑曰：「猶子比兒。」一兩往索看。燕客捧出。赤比馬肝。潤酥如玉。背隱白絲。類瑪瑙。指螺細篆。面三星。墳起如弩眼。著墨無聲。而墨滲烟起。一生痴哈。口張而不能翕。燕客屬余銘。銘曰：「女媧鍊天。不分玉石。鼈血蘆灰。烹霞鑄日。星河涵擾。參橫箕翕。」

### 吳中絕技

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但其良

工苦心亦技藝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淺濃淡疏密適與後世賞鑒家之心力目力鍼芥相對。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蓋技也而進乎道矣。

濮仲謙雕刻

南京濮仲謙古貌古心。粥粥若無能者。然其技藝之巧。每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數刀。價以兩計。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爲奇。則是經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價。真不可解也。仲謙名噪甚。得其歎。物輒騰貴。三山街潤澤於仲謙之手者數十人焉。而仲謙亦貧自如也。於友人座間。瞥見有佳竹犀。輒自爲之。意偶不屬。雖勢劫利啖之。終不可得。

# 陶菴夢憶

卷之二

山陰張岱宗子撰

## 孔廟楹

己巳至曲阜謁孔廟。買門者門以入。宮牆上有樓。簷出扁曰：「梁山伯祝英台讀書處。」駭異之。進儀門。看孔子手植楹。楹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晉懷帝永興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年。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三年罹於兵火。枝葉俱焚。僅存其幹。高二丈有奇。後八十一年元世祖三十一年再發。至洪武二十二年己巳發。數枝蒼鬱。後十年又落。摩其幹。滑澤堅潤。紋皆左紐。扣之作金石聲。孔氏子孫恆視其榮枯以占世運焉。再進一大亭。臥一碑。書「杏壇」二字。黨英筆也。亭界一橋。洙泗水匯此。過橋入大殿。殿壯麗。宣聖及四配十哲俱塑像。冕旒案上列銅鼎三。一犧一象一辟邪。款製遵古。渾身翡翠。以釘釘案上。階下暨歷代帝王碑記。獨元碑高大。用風磨銅。最高。廡丈餘。左殿三楹。規模略小。爲孔氏家廟。東西兩壁。

用小木扁書歷代帝王祭文。西壁之隅。高皇殿焉。廟中凡明朝封號。俱置不用。總以見其大也。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與江西張鳳陽朱而已。江西張道士氣。鳳陽朱暴發人家。小家氣。」

孔林

曲阜出北門五里許。爲孔林。紫金城城之門以樓。樓上見小山一點。正東南者嶧山也。折而西。有石虎石羊三四在榛莽中。過一橋。二水匯泗水也。殿後有子貢手植楷。楷大小千餘本。魯人取爲材。爲棋枰。享殿正對伯魚墓。聖人葬其子得中氣。由伯魚墓折而右。爲宣聖墓。去數丈。案一小山。小山之南爲子思墓。數百武之內。父子孫三墓在焉。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曰孔里。」孔叢子曰：「夫子墓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碑銘三。獸碣俱在。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能名。一里之中。未嘗產棘木荆棘。」紫金城外。環而墓者數千家。三千二百餘年。子孫列葬不他徙。從古帝王所不能比隆也。宣聖墓右。有小屋三間。扁曰：「子貢廬墓處。」蓋自兗州至曲阜道上。時官以木坊表識。有曰：「齊人歸謹處。」有曰：「子在川上處。」尙有義理。至泰山頂上。乃勒石曰：「孔子小天下處。」則不覺失笑矣。

# 燕子磯

燕子磯余三過之。水勢滄溟。舟人至此。捷擘紆取。鈎挽鐵纜。蟻附而上。篷牕中見石骨稜層。撐拒水際。不喜而怖。不識岸上有如許境界。戊寅到京後。同呂吉士出觀音門游燕子磯。方曉。佛地仙都。當而蹉過之矣。登關王殿。吳頭楚尾。是侯用武之地。靈爽赫赫。鬚眉戟起。緣山走磯上。坐亭子。看江水激洑。卅下如箭。折而南。走觀音閣度案上之。閣傍僧院有峭壁千尋。磊磊如鐵。大楓數株。蔚以他樹。森森冷綠。小樓癡對。便可十年面壁。今僧寮佛閣。故背之。其心何忍。是年。余歸浙閩。老子王月生送至磯。飲石壁下。

# 魯藩煙火

兗州魯藩煙火妙天下。烟火必張燈。魯藩之燈。燈其殿。燈其壁。燈其楹柱。燈其屏。燈其座。燈其宮扇傘蓋。諸王公子宮娥僚屬舞隊樂工。盡收爲燈中景物。及放烟火。燈中景物又收爲烟火中景物。天下之看燈者。看燈燈外。看烟火者。看烟火烟火外。未有身入燈中。光中影中。烟中火中。閃爍變幻。不知其爲王宮內之烟火。亦不知其爲烟火內之王宮也。殿前搭木架數層。上放黃蜂出窠。撒花蓋頂。天花噴礮。四旁珍珠簾八架。架高二丈許。每一簾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一大字。每字高丈許。晶映高明。下以五色火漆塑獅象。夔龍之屬百餘。頭上騎百蠻。

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諸器。器中實千丈菊千丈梨諸火器。獸足躡以車輪。腹內藏人。旋轉其下。百蠻手中。瓶花徐發。雁雁行行。且陣且走。移時。百獸口出火。尻亦出火。縱橫踐踏。端門內外。烟燄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看者耳目攢奪。屢欲狂易。恆手內持之。昔有一蘇州人。自誇其州中燈事之盛。曰：「蘇州此時有烟火。亦無處放。放亦不得上。」衆曰：「何也。」曰：「此時天上被烟火擠住。無空隙處耳。」人笑其誕。於魯府觀之。殆不誣也。

朱雲味女戲

朱雲味教女戲。非教戲也。未教戲。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簫管鼓吹歌舞。借戲爲之。其實不專爲戲也。郭汾陽楊越公王司徒女樂。當日未必有此。絲竹錯雜。檀板清謳。入妙膝理。唱完以曲白終之。反覺多事矣。「西施歌舞。」對舞者五人。長袖緩帶。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藥。女官內侍。執扇葆璇蓋金蓮寶炬。執扇宮燈二十餘人。光燄煒煌。錦繡紛疊。見者錯愕。雲老好勝。遇得意處。輒盱目視客。得一讚語。輒走戲房。與諸姬道之。俛出俛入。頗極勞頓。且聞雲老多疑忌。諸姬曲房密戶。重重封鎖。夜猶躬自巡歷。諸姬心憎之。有當御者。輒遁去。互相藏閃。只在曲房。無可覓處。必叱咤而罷。殷殷防護。日夜爲勞。是無知老賤。自討苦吃者也。堪爲老年好色之戒。



紹興琴派

丙辰學琴於王侶鵝。紹興存王明泉派者惟侶鵝。學漁樵問答。列子御風。碧玉調。水龍吟。搗衣。佩環聲等曲。戊午學琴於王本吾。半年得二十曲。雁落平沙。山居吟。靜觀吟。清夜坐鐘。烏衣啼。漢宮秋。高山流水。梅花岸。淳化引。滄江夜雨。莊周夢。又胡笳十八拍。普庵咒等小曲十餘種。王本吾指法圓靜。微帶油腔。余得其法。練熟還生。以濫勒出之。遂稱合作。同學者范與蘭。尹爾韜。何紫翔。王士美。燕客平子。與蘭士美。燕客平子俱不成。紫翔得本吾之八九而微嫩。爾韜得本吾之八九而微迂。余曾與本吾紫翔爾韜取琴四張彈之。如出一手。聽者賦服。後本吾而來越者。有張慎行。何明台。結實有餘而蕭散不足。無出本吾上者。

花石綱遺石

越中無佳石。董文簡齋中一石。磊塊正骨。窳窳數孔。疎爽明易。不作雲譎波詭。朱勳花石綱所遺。陸放翁物也。文簡墜之庭除。石後種剔牙松一株。辟咥負劍。與石意相得。文簡軒其化名獨石軒。石之軒獨之無異也。石簣先生讀書其中。勒銘志之。大江以南。花石綱遺石。以吳門徐清之家一石爲石祖。石高丈五。朱勳移舟中。石盤沉太湖底。覓不得。遂不果行。後歸烏程董氏。載至中流。船復覆。董氏破貨募善入水者取之。先得其盤。詫異之。又休水取石。石亦旋起。時

人比之延津劍焉。後數十年，遂爲徐氏有。再傳至清之，以三百金鑿之，石連底高二丈許，變幻百出，無可名狀。大約如吳無奇遊黃山，見一怪石，輒喚叫曰：「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焦山

仲叔守瓜州，余借住于園，無事輒登金山寺，風月清爽，二鼓猶上妙高台，長江之險，遂同溝澮。一日放舟焦山，山更紆，謔可喜。江曲過山下，水望澄明，淵無潛甲，海豬海馬，投飯起食，馴擾若鰲魚，看水晶殿，尋瘞鶴銘，山無人雜，靜若太古。回首瓜州，烟火城中，真如隔世。飽飯睡足，新浴而出，走拜焦處士祠，見其軒冕黼黻，夫人列坐，陪臣四，女官四，羽葆雲罕，儼然王者。蓋土人奉爲土穀，以王禮祀之，是猶以杜十姨配伍鬚鬚，千古不能正其非也。處士有靈，不知走向何所。

表勝菴

爐峯石屋爲一金和尚結茆守土之地，後住錫柯橋融光寺，大父造表勝菴成，迎和尚還山住持，命余作啓，啓曰：「伏以叢林表勝，漸給孤之大地布金，天瓦安禪，冀寶掌自五天飛錫，重來石塔，戒長老特爲東坡，懸契松枝，萬回師却逢西向，去無作相，住亦隨緣，伏惟九里山之精藍，實是一金師之初地，偶聽柯亭之竹籟，留滯人間，久虛石屋之煙霞，應超塵外，譬之孤天。」

之鶴。尙眷舊枝。想彼彌空之雲。亦歸故岫。况茲勝域。宜兆異人。了住山之夙因。立開堂之新範。護門容虎。洗鉢歸龍。茗得先春。仍是寒泉風味。香來破臘。依然茅屋梅花。半月巖似與人猜。請大師試爲標指。一片石政堪對說。聽生公說到點頭。敬藉山靈。願同石隱。倘淨念結遠公之社。定不攢眉。若居心如康樂之流。自難開口。立返山中之駕。看回湖上之船。仰望慈悲。俯從大衆。

### 梅花書屋

陔蓴樓後。老屋傾圮。余築基四尺。造書屋一大間。傍廣耳室如紗幮。設臥榻。前後空地。後牆壇其趾。西瓜瓢大牡丹三株。花出牆上。歲滿三百餘朵。壇前西府二樹。花時積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對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數峯。西溪梅骨古勁。滇茶數莖嫵媚。其傍梅根種西番蓮。纏如纓絡。窗外竹棚。密寶囊蓋之。階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疎疎雜入。前後明窗。寶囊西府。漸作綠暗。余坐臥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輒入。慕倪迂清闕。又以雲林祕閣名之。

### 不二齋

不二齋。高梧三丈。翠樾千重。牆西稍空。臘梅補之。但有綠天暑氣不到。後窗牆高於檻。方竹數竿。瀟瀟灑灑。鄭子昭滿耳。秋聲橫披一幅。天光下射。望空視之。晶沁如玻璃雲母。坐者恆

在清涼世界。圖書四壁。充棟連牀。鼎彝尊壘不移而具。余於左設石牀竹几。帷之紗幕。以障蚊虻。綠暗侵紗。照而成碧。夏日建蘭茉莉。薌澤浸人。沁入衣裾。重陽前後。移菊北窗下。菊盆五層。高下列之。顏色空明。天光晶映。如沈秋水。冬則梧葉落。臘梅開。暖日曬窗。紅爐氍毹。以崑山石種水仙列塔趾。春時四壁下皆山蘭。檻前芍藥半畝。多有異本。余解衣盤礴。寒暑未嘗輕出。思之如在隔世。

砂罐錫注

宜興罐。以製春爲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王元吉爲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與價其輕重正相等焉。豈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

沈梅岡

沈梅岡先生。忤相嵩。在獄十八年。讀書之暇。傍攻匠藝。無斧鋸。以片鐵日夕磨之。遂銛利。得香楠尺許。琢爲文具。一大匣三。小匣七。壁鎖二。棕竹數片。爲篋一。爲骨十八。以筍以縫。以鮫。堅密肉好。巧匠謝不能事。大人句先文恭。誌公墓。持以爲贄。文恭拜受之。銘其匣曰。十九年中。郎節十八年。給諫匣。節邪匣。邪全一轍。銘其篋曰。寒外甌。饑可餐。獄中篋。塵莫干。前蘇

後沈名班班。梅岡製文恭銘徐文長書。張應堯鐫。人稱四絕。余珍藏之。又聞其以粥鍊士。凡數年。範爲銅鼓者二。聲聞里許。勝暹羅銅。

### 峒巖山房

峒巖山房逼山逼溪。逼溪逼光路。故所徑不梁。無屋不閣。門外蒼松傲睨。蒼以雜木。冷綠萬頃。人而俱失。石橋底磴。可坐十人。寺僧剝竹引泉。橋下交交牙牙。皆爲竹郵。天啓甲子。余鍵戶。其中者七閱月。耳飽溪聲。目飽清樾。山上下多西粟邊笏。甘芳無比。鄰人以山房爲市。鹹果羽族。日致之。而獨無魚。乃瀕谿爲壑。繫巨魚數十頭。有客至。輒取魚給鮮。日晡。必步冷泉亭。包圍飛來峯。一日。緣溪走看佛。口口罵楊髡。見一波斯坐龍象。蠻女四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並碎諸蠻女。置溺溲處以報之。寺僧以余爲椎佛也。咄咄作怪事。及知爲楊髡。皆歡喜讚歎。

### 二世藏書

余家三世積書三萬餘卷。大父詔余曰。諸孫中惟爾好書。爾要看者。隨意攜去。余簡太僕文恭大父丹鉛所及。有手澤者存焉。彙以請。大父喜。命舁去。約二千餘卷。崇禎乙丑。大父去世。余適往武林。父叔及諸弟門客匠指。咸獲獮婢輩。亂取之。三代遺書。一日盡失。余自垂髫

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攜數籠隨行。而所存者爲方兵所據。日裂以吹煙。並昇至江干籍甲內。攜箭彈。四十年所積。亦一日盡失。此吾家書運。亦復誰尤。余因歎古今藏書之富。無過隋唐。隋嘉則殿分三品。有紅琉璃紺琉璃漆軸之異。殿垂綿幔。繞刻飛仙。帝幸書室。踐暗機。則飛仙收幔而上。櫺扉自啓。帝出。閉如初。隋之書計三十七萬卷。唐遷內庫書於東宮麗正殿。置修文著作兩院學士。得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都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以甲乙丙丁爲次。唐之書計二十萬八千卷。我明中祕書不可勝計。卽永樂大典一書。亦堆積數庫焉。余書直九牛一毛耳。何足數哉。

# 陶菴夢憶

卷之三

山陰張岱宗子撰

## 絲社

越中琴客不滿五六人。經年不事操縵。琴安得佳。余結絲社。月必三會之。有小檄曰：「中郎音癖。清溪弄三載。乃成賀令神交。廣陵散千年不絕。器繇神以合道。人易學而難精。幸生蝸壑之鄉。共志絲桐之雅。清泉磬石。援琴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澗響松風。三者皆自然之聲。政須類聚。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約有常期。寧虛芳日。雜絲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動操鳴絃。自令衆山皆響。非關匣裏。不在指頭。東坡老方是解人。但識琴中無勞絃上。元亮輩政堪佳侶。既調商角。翻信肉不如絲。諧暢風神。雅羨心生於手。從容祕翫。莫令解穢於花奴。抑按盤桓。敢謂倦生於古樂。共憐同調之友聲。用振絲壇之盛舉。」

## 南鎮祈夢

萬歷壬子。余年十六。祈夢於南鎮夢神之前。因作疏曰：「爰自混沌譜中。別開天地。華胥

國裏蚤見春秋。夢兩楹。夢赤烏。至人不無。夢蕉鹿。夢軒冕。癡人敢說。惟其無想無因。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齋噉鐵杵。非其先知先規。何以將得位。夢棺器。得財。夢穢矢。正在恍惚之交。儼若神明之賜。某也。螻蛄偃潞。軒蓋焚籠。顧影自憐。將誰以告。爲人所玩。吾何以堪。一鳴驚人。赤壁鶴邪。局促轅下。南柯蟻耶。得時則駕。涓水熊耶。半榻蘧榻。漆園蝶耶。神其詔我。或寢或訛。我得先知。何從何去。擇此一陽之始。以祈六夢之正。功名志急。欲搔首而問天。祈禱心堅。故舉頭以搶地。軒轅氏圓夢鼎湖。已知一字而有一驗。李衛公上書西嶽。可云三問而三不靈。肅此以聞。惟神垂鑒。」

## 襖泉

惠山泉不渡錢唐。西與脚子挑水過江。喃喃作怪事。有縉紳先生造大父。飲茗大佳。問曰：「何地水。」大父曰：「惠泉水。」縉紳先生顧其价曰：「我家逼近衛前而不知打水吃。切記之。」董日鑄先生曰：「濃熱滿三字盡茶理。陸羽經可燒也。」兩先生之言。足見紹興人之村之樸。余不能飲瀉鹵。又無力遞惠山水。甲寅夏。過斑竹菴。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異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嚙天爲白。又如輕嵐出岫。繚松迷石。淡淡欲散。余倉卒見井口有字畫。用帚刷之。襖泉字出。書法大似石軍。益異之。試茶。茶香發。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氣方盡。辨襖泉者無



他法取水入口。第橋舌舐齶過頰卽空。若無水可嚙者。是爲禊泉。好事者信之。汲日至。或取以釀酒。或開禊泉茶館。或甕而賣。及饋送有司。董方伯守越。飲其水甘之。恐不給。封鎖禊泉。禊泉名日益重。會稽陶谿蕭山北幹杭州虎跑。皆非其伍。惠山差堪伯仲。在蠡城。惠泉亦勞而微熱。此方鮮磊。亦勝一籌矣。長年鹵莽。水遞不至其地。易他水。余笞之。賢同伴。謂發其私。及余辨是某地某井水。方信服。昔人水辨淄澗。侈爲異事。諸水到口。實實易辨。何待易牙。余友趙介臣亦不余信。同事久。別余去。曰：「家下水實進口不得。須還我口去。」

### 蘭雪茶

日鑄者。越王鑄劍地也。茶味稜稜有金石之氣。歐陽永叔曰：「兩浙之茶。日鑄第一。」王龜齡曰：「龍山瑞草。日鑄雪芽。」日鑄名起此。京師茶客。有茶則至。意不在雪芽也。而雪芽利之一。如京茶式。不敢獨異。三娥叔知松蘿焙法。取瑞草試之。香撲列。余曰：「瑞草固佳。漢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日鑄茶數。牛雖瘠。價於豚上也。」遂募歙人入日鑄。杓法摺法。擲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蘿。他泉淪之。香氣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則香太濃郁。雜入茉莉。再三較量。用敞口瓷甌。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滾湯衝瀉之。色如竹籜。方解。綠粉初勻。又如山窗初曙。透紙黎光。取清妃白。傾向素瓷。真如百莖素蘭。全雪濤並瀉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氣。余

戲呼之「蘭雪」。四五年後，蘭雪茶一闕如市焉。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蘿，止食蘭雪。蘭雪則食以松蘿而纂蘭雪者亦食。蓋松蘿貶聲價，俯就蘭雪從俗也。乃近日徽歙間，松蘿亦改名蘭雪，向以松蘿名者，封面係換，則又奇矣。

白洋潮

故事三江看潮，實無潮看。午後喧傳曰：「今年暗漲潮。」歲歲如之。庚辰八月，弔朱恆岳少師，至白洋。陳章侯、祁世培同席。海塘上呼看潮，余適往。章侯世培踵至，立塘上，見潮頭一綫從海寧而來，直奔塘上，稍近，則隱隱露白，如毆千百羣小鵝，擘翼驚飛，漸近，噴沫冰花，蹴起如百萬雪獅蔽江而下，怒雷鞭之，萬首鏃鏃無敢後先。再近，則颶風逼之，勢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盡力一礮，水擊射濺起數丈，著面皆濕，旋捲而右，龜山一擋，轟怒非常，礮碎龍湫，半空雪舞，看之驚眩，坐半日，顏始定。先輩言浙江潮頭自龜楮兩山漱激而起，白洋在兩山外，潮頭更大何耶。

陽和泉

襖泉出城中，水遞者日至，臧獲到庵，借炊索薪，索菜，索米，後索酒，索肉，無酒肉，輒揮老拳，僧苦之，無計脫此苦，乃罪泉，投之芻穢，不已，乃決溝水敗泉，泉大壞，張子知之，至禊井，命長年

浚之及半見竹管積其下皆黧脹作氣竹盡見芻穢又作奇臭張子淘洗數次俟泉至泉實不壞又甘冽張子去僧又壞之不旋踵至再至三卒不能救禊泉竟壞矣是時食之而知其壞者半食之不知其壞而仍食之者半食之知其壞而無泉可食不得已而仍食之者半壬申有稱陽和嶺玉帶泉者張子試之空靈不及褻而清冽過之特以玉帶名不雅馴張子謂陽和嶺實爲余家祖墓誕生我文恭遺風餘烈與山水俱長昔孤山泉出東坡名之六一今此泉名之陽和至當不易蓋生嶺生泉俱在生文恭之前不待文恭而天固已陽和之矣夫復何疑土人有好事者恐玉帶失其姓遂勒石署之且曰「自張志禊泉而禊泉爲張氏有今鬻山是其祖釀擅之益易立石署之懼其奪也」時有傳其語者陽和泉之名益著銘曰「有山如砥太史遺烈落落磊磊孤嶼溢流六一擅之千年巴蜀實繁其齒但言眉山自屬蘇氏」

### 閱老子茶

周墨農向余道閱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卽訪閱汶水於桃葉渡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婆婆一老方敘話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尙在耶容在奚爲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爐茶旋煮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几荆溪壺成宜窯瓷甌

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盜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閩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給余。是閩苑製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蚡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給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不生磊。卽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畢。汶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味甚渾厚。此春茶耶。向淪者的是秋採。」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定交。

龍噴池

臥龍驤首於耶溪。大池百仞出其領下。六十年內。陵谷遷徙。水道分裂。崇禎己卯。余請太守檄。捐金糾衆。舂鍤千人。毀屋三十餘間。開土壤二十餘畝。辟除瓦礫。芻穢千有餘艘。伏道蜿蜒。僂漘澄澗。克還舊觀。昔之日不通線道者。今可肆行舟楫矣。喜而銘之。銘曰：「蹴醒驪龍。如寐斯揭。不避逆鱗。扶其鯁疇。瀦蓄澄泓。煦溼濡沫。夜靜水寒。領珠如月。風雷逼之。揚髻鼓鬣。」

朱文懿家桂

桂以香山名。然覆墓木耳。北邙蕭然。不堪久立。單醪河錢氏二桂老而禿。獨朱文懿公宅後一桂。幹大如斗。枝葉覲鬣。樹蔭畝許。下可坐客三四十席。不亭不屋。不臺不欄。不砌。棄之籬落間。花時不許人入看。而主人亦禁足勿之往。聽其自開謝已耳。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其得力全在棄也。百歲老人多出蓬戶。子孫第厭其癩瘡耳。何足稱瑞。

### 逍遙樓

滇茶故不易得。亦未有老其材八十餘年者。朱文懿公逍遙樓演茶。爲陳海樵先生手植。扶疎翁翳。老而愈茂。諸文孫恐其力不勝葩。歲刪其萼盈斛。然所遺落枝頭。猶自燔山熠谷焉。文懿公張無垢後身。無垢降乩與文懿談宿世。因甚悉。約公某日而晤於逍遙樓。公佇立久之。有老人至。劇談良久。公殊不爲意。但與公言柯亭綠竹菴梁上。有殘經一卷。可了之。尋別去。公始悟老人爲無垢。次日。走綠竹菴。簡梁上有維摩經一部。繕寫精良。後二卷未竟。蓋無垢筆也。公取而續書之。如出一手。先君言乩仙供余家壽芝樓。懸筆挂壁間。有事輒自動。扶下書之。有奇驗。娠祈子。病祈藥。賜丹。詔取某處。立應。先君祈嗣。詔取丹於某篋。臨川筆內。篋失鑰。閉久。先君簡視。鑽自出。觚管中有金丹一粒。先宜人吞之。卽娠余。朱文懿有姬媵。陳夫人獅子吼。公苦之。禱於仙。求化妬丹。乩書曰：「難。難。丹在公枕內。」取以進夫人。夫人服之。語人曰：「老頭子

有仙丹不餉諸婢而余是餉尙昵余」與公相好如初。

天鏡園

天鏡園浴鳧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層。坐對蘭蕙。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魚鳥藻荇。類若乘空。余讀書其中。撲而臨頭。受用一綠。幽窗開卷。字俱碧鮮。每歲春老。破塘笋必道此。輕舸飛出。牙人擇頂大笋一株。擲水面。呼園人曰：「撈笋。」鼓棹飛去。園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無可名言。但有慚愧。

包涵所

西湖三船之樓。實包副使涵所剏爲之。大小三號。頭號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僦美人。涵老聲妓。非侍妾比。傲石季倫。宋子京家法。都令見客。靚粧走馬。嬾姍勃窣。穿柳過之。以爲笑樂。明檻綺疏。曼謳其下。撫籥彈箏。聲如鶯試。客至則歌童演劇。隊舞鼓吹。無不絕倫。乘輿一出。住必浹旬。觀者相逐。問其所止。南園在雷峯塔下。北園在飛來峯下。兩地皆石藪。積疊礫。硤無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澗橋梁。不於山上疊山。大有文理。大廳以拱斗擡梁。儉其中間四柱。隊舞獅子甚暢。北園作八卦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亘一牀。帳前後開。闔下裏。帳則牀向外。下外帳則牀向內。涵老據其中。上開明窗。焚香倚枕。則八牀面面皆出。窮

奢極欲老於西湖者牀二十年金谷。鵲著一毫寒儉不得。索性繁華到底亦杭州人所謂「左右是左右」也。西湖大家何所不有。西子有時亦貯金屋。咄咄書空則窮措大耳。

### 鬪雞社

天啓壬戌間好鬪雞。設鬪雞社於龍山下。做王勃鬪雞檄。檄同社仲叔秦。一生日攜古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與余博。余鷄屢勝之。仲叔忿懣。金其距。介其羽。凡足以助其鬪。而絕味者無遺策。又不勝。人有言徐州武陽侯樊噲子孫鬪雞雄天下。長頸烏喙。能於高桌上啄粟。仲叔心動。密遣使訪之。又不得。益忿懣。一日余閱稗史。有言唐元宗以酉年酉月生。好鬪雞而亡其國。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

### 棲霞

戊寅冬。余攜竹兜一。蒼頭一。遊棲霞。三宿之山。上下左右鱗次而櫛比之巖石。頗佳。盡刻佛像。與杭州飛來峯同受剝削。是大可恨事。山頂怪石巉峴。灌木蒼鬱。有顛僧住之。與余談。荒誕有奇理。惜不得窮詰之。日晡。上攝山頂觀霞。非復霞理。余坐石上。痴對。復走菴後。看長江帆影。老鶴河黃天蕩。條條出籠下。悄然有山河遼廓之感。一客盤礴余前。熟視余。余晉與揖。問之。爲蕭伯玉先生。因坐與劇談。菴僧設茶供。伯玉問及補陀。余適以是年朝海歸。談之甚悉。補陀

志方成。在篋底。出示伯玉。伯玉大喜。爲余作叙。取火下山。拉與同寓宿。夜長無不談之。伯玉強余再留一宿。

湖心亭看雪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霰澌沆沱。天與雪與山與水。上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陳章侯

崇禎乙卯八月十三。侍南華老人飲湖舫。先月蚤歸。章侯悵悵向余曰：「如此好月。擁被臥耶。」余敕蒼頭攜家釀斗許。呼一小划船。再到斷橋。章侯獨飲不覘。沾醉過玉蓮亭。丁叔潛呼舟北岸。出塘棲蜜橘相餉。啜啖之。章侯方臥船上。嚔鬢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肯載我女郎至一橋否。」余許之。女郎欣然下。輕紈淡弱。婉孌可人。章侯被酒挑之曰：「女郎俠如張一妹。能同虬髯客飲否。」女郎欣然就飲。移舟至一橋。漏二下矣。竟傾家釀而去。問



其住處笑而不答。章侯欲躡之。見其過岳王墳。不能追也。

陶菴夢憶卷之三終

陶菴夢憶

陶 菴 夢 憶

# 陶菴夢憶

卷之四

山陰張

岱宗子撰

## 不繫園

甲戌十月。攜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携縑素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絃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榻。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三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又復妙絕。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語。純卿笑曰：「恨弟無一長以侑兄輩酒。」余曰：「唐裴將軍晏居喪。請吳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道子曰：『將軍爲我舞劍一廻。庶因猛厲以通幽冥。』脫縷衣。纏結上馬馳驟。揮劍入雲高十數丈。若電光下射。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驚慄。道子奮袂如風。畫壁立就。章侯爲純卿畫佛而純卿舞劍。正今日事也。」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觔。作胡旋舞數廻。大噱而去。

秦淮河房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雜坐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之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敵鈸星鏡譙歌絃管騰騰如沸士女凭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自散鍾伯敬有秦淮河燈船賦備極形致

兗州閱武

辛未三月余至兗州見直指閱武馬騎三千步兵七千軍容甚壯馬蹄卒步滔滔曠曠眼與俱駛猛掣始回其陣法奇在變換旛動而鼓左抽右旋疾若風雨陣既成列則進圖直指前立一牌曰「某陣變某陣」連變十餘陣奇不在整齊而在便捷扮敵人百餘騎數里外烟塵盆起邏卒五騎小如黑子頃刻馳至入轅門報警建大將旗鼓出奇設伏敵騎突至一鼓成擒俘獻中軍內以妓童扮女三四十騎荷旛被毳繡祛懸結馬上走解顛倒橫豎借騎翻騰柔如無骨奏樂馬上三絃胡撥琥珀詞四上兒密失又兒機僮侏兜離罔不畢集在直指筵前供唱

北調淫俚曲盡其妙。是年參將羅某北人所扮者皆其歌童外宅。故極姣麗。恐易人爲之。未必能爾也。

### 牛首山打獵

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與其弟勳衛甥趙忻城。貴州楊愛生。揚州顧不盈。余友呂吉士姚簡叔。姬侍王月生。顧眉董白李十。楊能。取戎衣衣客。並衣姬侍。姬侍服大紅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款段馬。韉青駝。縹韓盧。煖箭手百餘人。旗幟棍棒稱是。出南門校獵於牛首山前後。極馳驟縱送之樂。得鹿一。麂三。兔四。雉三。貓狸七。看劇於戲花巖。宿於祖塋。次日午後獵歸。出鹿麂以饗士。復縱飲於隆平家。江南不曉獵較爲何事。余見之圖畫戲劇。今身親爲之。果稱雄快。然自須勳戚豪右爲之。寒酸不辦也。

### 楊神廟臺閣

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十年前迎臺閣。臺閣而已。自駱氏兄弟主之一。以思緞文理爲之。扮馬上故事二三十騎。扮傳奇一本。年年換。三日亦三換之。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時。一指點爲某似某。非人人絕倒者不之用。迎後。如扮胡榿者。直呼爲胡榿。遂無不胡榿之。而此人反失其姓名。人定。然後議扮法。必裂繒爲之。果其人其袍鎧須某色某緞某花樣。

雖匹錦數十金不惜也。一冠一履。主人全副精神在焉。諸友中有能生造刻畫者。一月前禮聘至。匠意爲之。唯其使裝束備。先期扮演。非百口叫絕。又不用。故一人一騎。其中思緻文理。如玩古董名畫。一勾一勒。不得放過焉。土人有小小災侵。輒以小白旗一面到廟禳之。所積盈庫。是日以竿穿旗三四。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長可七八里。如幾百萬白蝴蝶迴翔盤礴在山坳樹隙。四方來觀者數十萬人。市楓橋下。亦攤亦篷。臺閣上馬上有金珠寶石墮地。拾者如有物憑焉。不能去。必送還神前。其在樹叢田坎間者。問神輒示其處。不或爽。

雪精

外祖朱蘭風先生倅壽州。得白驃。蹄踏都白。日行二百里。畜署中。壽州人病噎。輒取其尿療之。凡告期。乞驃尿狀常十數紙。外祖以木香沁其尿。詔百姓來取。後致仕歸。捐館。舅氏喬軒解驂贈余。余彖之十餘年。許實未嘗具一日草料。日夜聽其自出。覓食視其腹未嘗不飽。然亦不曉其何從得飽也。天曙。必至門祇候。進廐候驅策。至午勿御。仍出覓食如故。後漸跋扈。難御。見余則馴服不動。跨鞍去如箭。易人則咆哮蹄齧。百計鞭策之不應也。一日與風馬爭道。城上失足墮濠塹死。余命葬之。諡之曰「雪精」。

陶堰司徒。漢百稽太守。嚴助廟也。歲上元設供。任事者聚族謀之。終歲。凡由物羣。如虎豹麋鹿。獐豬之類。海物鹽醢。江豚海馬。鱈黃沙魚之類。陸物癡癡。豬必三百。必二百。必一百。一日一換。鷄鴨兔之屬。不極肥不上貢。水物。凡蝦魚蟹蚌之類。無不鮮活。羽物。毳毼。孔雀白鷺。錦鷄白鸚鵡之屬。卽生供之。毛物。毳毼。白鹿白兔。活貂鼠之屬。亦生供之。泊非地。閩鮮荔枝。圓眼北蘋。婆果沙果。文官果之類。非天。桃梅李杏。楊梅。枇杷。櫻桃之屬。收藏如新。攝。非制。熊掌。猩唇。豹胎之屬。非性。酒醉。蜜餞之類。非理。雲南。蜜蚨。峨嵋。雪蛆之類。非想。天花。龍鬚。雕鏤。瓜棗。捻塑。米麵之類。之物。無不集庭實之盛。自帝王宗廟。社稷壇壝。所不能比。隆者。十三日。以大船二十艘。載盤輪。以童崽扮故事。無甚文理。以多爲勝。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陸奔。隨路兜截。轉摺。謂之「看燈頭」。五夜。夜在廟演劇。梨園必倩越中上三班。或僱自武林者。纏頭日數萬錢。唱伯喈。荆釵。一老者坐臺下。對院本一字脫落。羣起噪之。又開場重做。越中有「奎伯喈」「全荆釵」之名。起此。天啓三年。余兄弟攜南院王岑。老串楊四。徐孟雅。圓社河南張大來。輩往觀之。到廟。蹴踘。張大來以一丁泥一串珠名世。毳著足。渾身旋滾。一似黏甕有膠。捉撥有綫。穿插有孔者。人人叫絕。劇至半。王岑扮李三娘。楊四扮火工。竇老徐孟雅扮洪一嫂。馬小卿十二歲扮咬臍。串磨房。撒池。送子出。

獵四齣科譚曲白妙入筋髓。又復叫絕。遂解維歸。戲塲氣奪。鑼不得響。燈不得亮。

乳酪

乳酪自馴僧爲之。氣味已失。再無佳理。余自象一牛。夜取乳置盆盎。比曉。乳花簇起。尺許。用銅鑊煮之。淪蘭雪汁。乳筋和汁四甌。百沸之。玉液珠膠。雪腴霜膩。吹氣勝蘭。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或用鶻觴花露入甌。蒸之以熱妙。或用豆粉攪和。漉之成腐。以冷妙。或煎酥。或作皮。或縛餅。或酒凝。或鹽醃。或醋捉。無不佳妙。而蘇州過小拙。和以蔗漿霜。熬之瀘之。鑽之掇之。印之爲帶骨鮑螺。天下稱至味。其製法祕甚。鎖密房。以紙封固。雖父子不輕傳之。

二十四橋風月

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尙存其意。渡鈔關橫亘半里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導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徒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揜映閃滅於其間。趂整者。簾。雄趾者。闔燈。前月下。人無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力也。游子過客。往來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者。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曰：「



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卽出一一俱去。剩者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盡。茶館黑賊無人聲。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醜錢向茶博士買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譏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笑言啞啞聲中。漸帶淒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鴇受餓受笞俱不可知矣。余族弟卓如。美鬚髯。有情痴善笑。到鈔關必狎妓。向余噓曰：「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余曰：「何謂也。」曰：「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耿耿望幸。當御者亦不過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隨指氣使。任意揀擇。亦不得一當意者。呼而侍我。王公大人豈遂過我哉。」復大噓。余亦大噓。

### 世美堂燈

兒時跨蒼頭頸。猶及見王新建燈。燈皆貴重華美。珠燈料絲無論。卽羊角燈亦描金細畫。纓絡罩之。懸燈百盞。尙須秉燭而行。大是悶人。余見水滸傳燈景詩有云：「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已盡燈理。余謂燈不在多。總求一亮。余每得燈。必用如椽大燈。顯令數人剪卸燼煤。故光迸重垣。無微不見。十年前里人有李某者。爲閩中二尹。撫臺委其造燈。選彫佛匠。窮工極巧。造燈十架。凡兩年燈成。而撫臺已物故。攜歸櫝中。又十年許。知余好燈。舉以相贈。余酬之五十金。十不常一。是爲主燈。遂以燒珠料絲羊角剔紗諸燈輔之。而友人有夏耳金者。

剪綵爲花。巧奪天工。罩以冰紗。有烟籠芍藥之致。更用蠶織綫界畫規矩。匠意出樣。剔紗爲蜀錦。賊其界地鮮艷出人耳。金歲供鎮神。必造燈一盞。燈後余每以善價購之。余一小僊善收藏。雖紙燈亦十年不得壞。故燈日富。又從南京得趙士元夾紗屏及燈帶數副。皆屬鬼工。決非人力。燈背出其所有。便稱勝事。鼓吹弦索。斷養臧獲皆能爲之。有蒼頭善製盆花。夏間以羊毛鍊泥墩高二尺許。築地湧金蓮。聲同雷碾。花蓋餘。不用煞拍。鼓鏡清吹鎖啞應之。望花緩急爲鎖啞緩急。望花高下爲鎖啞高下。燈不演劇則燈意不酣。然無隊舞。鼓吹則燈焰不發。余敕小僊串元劇四五十本。演元劇四齣。則隊舞一回。鼓吹一回。弦索一回。其間濃淡繁簡鬆實之妙。全在主人位置。使易人易地爲之。自不能爾爾。故越中誇燈事之盛。必曰世美堂燈。

寶了

大父母喜象珍禽。舞鶴三對。白鸚一對。孔雀二對。吐綬鷄一隻。白鸚鵡。鸚哥。綠鸚鵡。十數架。一異鳥名寧了。身小如鴿。黑翎如八哥。能作人語。絕不啞啞。大母呼媵婢。輒應聲曰：「某丫頭。太太叫。」有客至。叫曰：「太太客來了。看茶。」有一新娘子善睡。黎明輒呼曰：「新娘子。天明了。起來罷。太太叫。快起來。」不起。輒罵曰：「新娘子。臭淫婦。浪蹄子。」新娘子恨甚。置毒藥殺之。寧了疑卽秦吉了。蜀叙州出。能人言。一日夷人買去。驚死。其靈異酷似之。

張氏聲伎

謝太傅不畜聲伎。曰：「畏解故不畜。」王右軍曰：「老年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覩。」曰：「解。」曰：「覩。」古人用字深確。蓋聲音之道，入人最微。一解則自不能已，一覩則自不能禁也。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歷年間，與范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爲之。有可餐班，以張綵王可餐何閏張福壽名。次則武陵班，以何韻士、傅吉甫、夏潛之名。再次則梯仙班，以高眉生、李吟生、馬藍生名。再次則吳郡班，以王晚生、夏汝開、楊嘯生名。再次則蘇小小班，以馬小卿、潘小妃名。再次則琴子、茂苑班，以李含香、顧吟竹、應楚烟、楊騷騷名。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僎僎技藝亦愈出愈奇。余歷年半百，小僎自小而老，老而復小，小而復老。者凡五易之。無論可餐、武陵諸人，如三代法物，不可復見。梯仙、吳郡間有存者，皆爲佝僂老人，而蘇小小班亦強半化爲異物矣。茂苑班則吾弟先去，而諸人再易其主。余則婆婆一老，以碧眼波斯，尙能別其妍醜。山中人至海上歸，種種海錯皆在其眼，請共舐之。

方物

越中清饒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鱓、馬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乳腐。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

飽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欖肺。嘉興則馬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笋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鷄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笋。塘栖密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鳩鳥。青鯽。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嵎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橋。獨山菱。河蟹。三江屯。鯉。白蛤。江魚。鱒魚。裏河。織。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爲口腹謀。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寸割裂。錢塘衣帶水。猶不敢輕渡。則向之傳食四方。不可不謂之福德也。

祁止祥癖

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友祁止祥有書畫癖。有蹴鞠癖。有鼓鉞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寶示余。余謂此西方迦陵鳥何處得來。阿寶妖冶如蕊女。而嬌癡無賴。故作澁勒不肯着人。如食橄欖。咽澁無味而韻在回甘。如喫烟酒。餒餒無奈而輒同沾醉。初如可厭。而過卽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釘嚼鐵。一字百磨。口口親授。阿寶輩皆能曲通主意。乙西南都失守。止祥奔歸。遇土賊。刀劍加頸。性命可傾。至寶是寶。丙戌以監軍駐台州。亂民鹵掠。止祥囊篋都盡。阿寶沿途唱曲以膳主人。及歸剛半月。又挾之遠去。止祥去妻子如脫躡耳。以變童崽子爲性命。其癖如此。

泰安州客店

客店至泰安州不敢復以客店目之。余進香泰山未至店里許見驢馬槽房二三十間。再近有戲子寓二十餘處。再近則密戶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謂是一州之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廳事。上簿掛號。人納店例銀三錢八分。又人納稅山銀一錢八分。店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勞之。謂之接頂。夜至店設席賀。謂燒香後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故曰賀也。賀亦三等。上者專席糖餅五果十餠。果核演戲。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餅。亦餠核。亦演戲。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餅餠核。不演戲。亦彈唱。計其店中演戲者二十餘處。彈唱者不勝計。庖廚炊爨亦二十餘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後。葷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舊客房不相襲。葷素庖廚不相溷。迎送厮役不相兼。是則不可測識之矣。泰安一州。與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

陶菴夢憶卷之四終

附  
錄  
一

一

# 陶菴夢憶

卷之五

山陰張 岱宗子撰

## 范長白

范長白園在太平山下。萬石都焉。龍性難馴。石皆笏起。傍爲范文正墓。園外有長堤。桃柳曲橋。蟠屈湖面。橋盡抵園。園門故作低小。進門則長廊複壁。直達山麓。其繪樓幔閣。秘室曲房。故故匿之。不使人見也。山之左爲桃源。峭壁廻湍。桃花片片流出。右孤山種梅千樹。渡澗爲小蘭亭。茂林修竹。曲水流觴。件件有之。竹大如椽。明靜娟潔。打磨滑澤如扇骨。是則蘭亭所無也。地必古蹟。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學問。但桃則谿之。梅則嶼之。竹則林之。儘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籬下也。余至。主人出見。主人與大父同籍。以奇醜著。是日釋褐。大父勗之曰：「丑不冠帶。范年兄亦冠帶了也。」人傳以爲笑。余亟欲一見。及出。狀貌果奇。似羊肚石雕一小孫。其鼻壘額。頤猶殘缺。失次也。冠履精潔。若諧謔談笑。面目中不應有此。開山堂小飲。綺疏藻幕。備極華褥。秘閣清謳。絲竹搖颺。忽出層垣。知爲女樂。飲罷。又移席小蘭亭。比晚辭去。主人曰：「寬坐。請看

少焉。余不解。主人曰：「吾鄉有縉紳先生喜調文袋。以赤壁賦有『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句。遂字月爲少焉。頃言少焉者。月也。」固留看月。晚景果妙。主人曰：「四方客來。都不可及。小園雪。山石嶺。銀濤蹴起。掀翻五泄。搗碎龍湫。世上偉觀。惜不令宗子見也。」步月而出。至元墓。宿葆生叔書畫舫中。

于園

于園在瓜州步五里鋪。富人于五所園也。非顯者刺則門鑰不得出。葆生叔同知瓜州。攜余往。主人處處款之。園中無他奇。奇在礫石。前堂石坡高二丈。上植果子松數顆。綠坡植牡丹芍藥。人不得上。以實奇。後廳臨大池。池中奇峯絕壑。陡上陡下。人走池底。仰視蓮花反在天上。以空奇。臥房檻外。一壑旋下如螺螄纏。以幽陰深邃奇。再後一水閣。長如艇子。跨小河。四圍灌木鬢叢。禽鳥啾啾。如深山茂林。坐其中。頽然碧窈。瓜州諸亭園。俱以假山顯。貽於石。娠於礫石之手。男女於琢磨搜剔之。主人至于園。可無憾矣。儀真汪園。輦石費至四五萬。其所最加意者。爲飛來一峯。陰翳泥濘。供人唾罵。余見其棄地下一白石。高一丈。闊二丈。而癡癡妙。一黑石。闊八尺。高丈五。而瘦瘦妙。得此一石足矣。省下二三萬收其子母。以世守此二石何如。

諸工



竹與漆與銅與窯。賤工也。嘉興之蠟竹。王二之漆竹。蘇州姜華雨之篔簹竹。嘉興洪漆之漆。張銅之銅。徽州吳明官之窯。皆以竹與漆與銅與窯名家起家。而其人且與縉紳先生列坐抗禮焉。則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特人自賤之耳。

### 姚簡叔畫

姚簡叔畫千古。人亦千古。戊寅。簡叔客魏爲上賓。余寓姚葉渡。往來者閔汝水曾波臣二人而已。簡叔無半面交。訪余。一見如平生歡。遂榻余寓。與余料理米鹽之事。不使余知有空。拉余飲淮上館。潦倒而歸。京中諸勳戚大老朋儕。緇衲高人名妓。與簡叔交者。必使交余。無或遺者。與余同居者十日。有蒼頭至。方知其有妾在寓也。簡叔寒淵不露聰明。爲人落落難合。孤意一往。使人不可親疏。與余交不知何緣。反而求之。不得也。訪友報恩寺。冊葉百方。宋元名筆。簡叔眼光透入重紙。據梧精思。面無人色。及歸。爲余做蘇漢臣一圖。小兒方據澡盆浴。一脚入水。一脚退縮欲出。宮人蹲盆側。一手掖兒。一手爲兒擤鼻涕。旁坐宮娥。一兒浴起伏其膝。爲結繡鞦。一圖宮娥。盛粧端立有所俟。雙鬢尾之一侍兒捧盤。盤列二甌。意色向客。一宮娥持其盤爲整茶飲。詳視端謹。覆視原本。一筆不失。

### 爐峯月

爐峯絕頂。復岫迴巒。斗筲相亂。千丈巖。陬牙橫梧。兩石不相接者丈許。俯身下視。足震懾不得前。王文成少年曾過。而過人服其膽。余叔爾縑。以氈裹體。絕而下。余挾二樵子。從壑底。據而上。可謂癡絕。丁卯四月。余讀書天瓦菴。午後同二三友人。登絕頂看落照。一友曰。『少需之。俟月出去。勝期難再得。』縱遇虎亦命也。且虎亦有道。夜則下山。覓豚犬食耳。渠上山亦看月耶。『語亦有理。』四人踞坐金簡石上。是日月政望。日沒月出。山中草木都發光怪。悄然生恐。月白路明。相與策杖而行。行未數武。半山噪嘩。乃余蒼頭同山僧七八人。持火燎鬮刀木棍。疑余輩遇虎失路。緣山叫喊耳。余接聲應奔而上。扶掖下之。次日山背有人言。『昨晚更定。有火燎數十把。大盜百餘人。過張公嶺。不知出何地。』吾輩匿笑不之語。謝靈運開山臨澗。從者數百人。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爲靈運。乃安。吾輩是夜不以山賊縛獻太守。亦幸矣。

湘湖

西湖田也。而湖之。成湖焉。湘湖亦田也。而湖之。不成湖焉。湖西湖者。坡公也。有意於湖。而湖之者也。湖湘湖者。任長者也。不願湖而湖之者也。任長者有湘湖田數百頃。稱巨富。有術者相其一夜而貧。不信。縣官請湖湘湖。灌蕭山田。詔湖之。而長者之田一夜失。遂赤貧。如術者言。今雖湖。尚田也。不下插板。不築堰。則水立涸。是以湖中水道。非熟於湖者。不能行咫尺。游湖者。

堅欲去，必尋湖中小船與湖中識水道之人，迺十關三鯁，咽不之暢焉。湖裏外鎖以橋，惠湖感佳，蓋西湖止一湖，心亭爲眼中黑子，湘湖皆小阜小墩，小山亂插水面，四圍山趾，稜稜礪礪，濡足入水，尤爲奇峭。余謂西湖如名妓，人人得而媒褻之，鑑湖如閨秀，可欽而不可狎，湘湖如處子，旣嫵羞澀，猶及見其未嫁時也。此是定評，確不可易。

### 柳敬亭說書

南京柳麻子，鬻黑滿面，爬癩，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啣夫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聞中著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咕囁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剪燈，素齋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齟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

### 樊江陳氏橘

樊江陳氏辟地爲果園。枸菊圍之。自麥爲茹醬。自秫釀酒。酒香冽。色如淡金蜜珀。酒人稱之。自果自蔬。以整乳醴之爲冥果。樹謝橘百株。青不攝。酸不攝。不樹上紅不攝。不霜不攝。不連蒂。翦不攝。故其所攝。橘皮寬而綻。色黃而深。瓤堅而脆。筋解而脫。味甜而鮮。第四門陶堰道。墟以至塘棲。皆無其比。余歲必親至其園買橘。寧遲。寧貴。寧少。購得之。用黃砂缸藉以金城稻草。或燥松毛收之。閱十日。草有潤氣。又更換之。可藏至三月。盡甘脆如新。攝者。枸菊城主人橘百樹。茂獲絹百匹。不愧木奴。

治沅堂

古有拆字法。宣和間。成都謝石拆字。言禍福如響。欽宗聞之。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試之。石見字。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書也。」中貴人愕然。石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乃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得非上位耶。」一國駭異。吾越謝文正廳事名保錫堂。後易之他姓。主人至。亟去其扁。人問之曰：「分明寫『呆人易金堂』。」朱石門爲文選。署中額「典劇」二字。繼之者顧諸吏曰：「爾知諸公意乎。此二字離合言之曰『曲處曲處八刀八刀』耳。」歛許相國孫志吉爲大理評事。受魏瑞指。案賣黃山。勢張甚。當道媚之。送一扁曰「天下于門」。里人夜至。增減其筆畫。凡三。一曰「天下未聞」。一倒讀之曰「閣手下犬」。一曰「太平」。

拿問。」後直指提問。械至太平。果如其言。凡此數者皆有義味。而吾鄉縉紳有名治沅堂者。人不解其義。問之笑不答。力究之。縉紳曰：「無他意。亦止取三台三元之義云爾。」聞者噴飯。

### 虎邱中秋夜

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嬰童。及游治惡少。清客幫閒。僮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劍池。中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天暝月上。鼓吹千百處。大吹大擂。十番鏡鼓。漁陽搥。搗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更定。鼓鏡漸歇。絲管繁興。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踏踏和籬。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更深。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獻技。南北雜之。管絃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鑿隨之。二鼓。人靜。悉屏管絃。洞簫一縷。哀澀清綿。與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爲之。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聞。不雜蚊虻。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席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鍼芥。心血爲枯。不敢擊節。惟有點頭。然此時雁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識者。

### 麋公

萬歷甲辰。有老醫馴一大角鹿。以鐵鉗其趾。設較羈其上。用籠頭銜勒騎而走。角上掛葫

蘆藥甕。隨所病出藥服之。輒愈。家大人見之。喜欲售其鹿。老人欣然肯解以贈。大人以三十金售之。五月朔日爲大父壽。大父偉碩。跨之走數百步。輒立而喘。常命小僮籠之。從游山澤。次年至雲間。解贈陳眉公。眉公羸弱。行可連二三里。大喜。後攜至西湖六橋三竺間。竹冠羽衣。往來於長堤深柳之下。見者嘖嘖稱爲謫仙。後眉公復號麋公者以此。

揚州清明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門小戶。亦携穀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胙。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靚粧藻野。袂服縟川。隨有貨郎。路旁擺設骨董古玩。並小兒器具。博徒持小机。坐空地。左右鋪衫半臂紗裙汗袍。銅爐錫注瓶甌漆奩。及肩窵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成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鬪鷄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老僧因果。替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馬紛沓。官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僮歸。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

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無夢想。

### 金山競渡

看西湖競渡十二次，己已競渡於秦淮，辛未競渡於無錫，壬午競渡於瓜州，於金山寺，西湖競渡，以看競渡之人勝，無錫亦如之。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瓜州龍船一二十隻，刻畫龍頭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綵篷，前後旌幢繡傘，取其絢，撞鉦搥鼓，取其節，船後列軍器一架，取其鏗，龍頭上一人，足倒豎，故敵其上，取其危，龍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日晝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鎮江亦出，驚湍跳沫，羣龍格鬪，偶墮洄渦，則百蛙捷，猝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團簇，隔江望之，螳附蜂屯，蠢蠢欲動，晚則萬艓齊開，兩岸杳杳然而沸。

### 劉暉吉女戲

女戲以妖冶恕，以譚緩恕，以態度恕，故女戲者全乎其爲恕也。若劉暉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遊月宮，葉法善作塲，上一時黑魘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輕紗幔之。

內燃養月明數株。光燄青紫。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爲戲也。其他如舞燈。十數人手攜一燈。忽隱忽現。怪幻百出。匪夷所思。令唐明皇見之。亦必目睜口開。謂甞甞場中。那得如許光怪耶。彭天錫向余道。女戲至劉暉吉。何必男子。何必彭大。天錫曲中南董絕少。許可。而獨心折暉吉家姬。其所賞鑒定不草草。

朱楚生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楚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雖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也。班中脚色。足以鼓吹楚生者。方留之。故班次愈妙。楚生色雖不甚美。雖絕世佳人。無其風韻。楚楚謾謾。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煙視媚行。性命於戲。下全力爲之。曲白有誤。稍爲訂正之。雖後數月。其誤處必改削如所語。楚生多坐馳。一往深情。搖颺無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橋。日晡烟生。林木宵冥。楚生低頭不語。泣如雨下。余問之。作飾語以對。勞心懣懣。終以情死。

揚州瘦馬

揚州人口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狙儉咸集其



門如蠅附牆，捺撲不去。黎明，卽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悄悄。」盡褫其袂，手出臂出，膚亦出曰：「姑娘暗相公。」轉眼偷覷，眼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聲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鬢，曰：「插帶。」看不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盡。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紅衫，千篇一律，如學字者一字寫至百至千，連此字亦不認得矣。心與目謀，毫無把柄，不得不聊且遷就，定其一人，插帶後，本家出一紅單，上寫綵緞若干，金花若干，財禮若干，布匹若干，用筆蘸墨，送客點閱。客批財禮及緞匹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廡，而鼓樂盤擔紅綠羊酒在其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饅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轎花燈，擎燎火把，山人僧相，紙燭供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廚子挑一擔至，則蔬果餠饌湯點花棚糖餅，桌圍坐褥，酒壺盃箸，龍虎壽星，撒帳牽紅，小唱弦索之類，又畢備矣。不待覆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轎及親送小轎一齊往迎，鼓樂燈燎，新人轎與親送轎一時俱到矣。新人拜堂。

觀送上席小唱鼓吹喧闐熱鬧日未午而討賞遽去急往他家又復如是

# 陶菴夢憶

卷之六

山陰張岱宗子撰

## 彭天錫串戲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然齣齣皆有傳頭。未嘗一字杜撰。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十金者。家業十萬。緣手而盡。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紹興。到余家串戲。五六十場。而窮其技不盡。天錫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佞倖。經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口角而愈險。設身處地。恐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皺眉眠眼。實實腹中有劍。笑裏有刀。鬼氣殺機。陰森可畏。蓋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礪不平之氣。無地發洩。特於是發洩之耳。余嘗見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盃好茶。祇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不盡也。桓子野見山水佳處。輒呼「奈何奈何」。真有無可奈何者。口說不出。

## 目蓮戲

陶菴夢憶

余蘊叔演武塲搭一大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能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蓮。凡三日三夜。四圍女臺百什座。戲子獻技臺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筋斗蜻蜒。蹬蹻。蹬口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刹。鋸磨鼎鑊。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澀。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爲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數。如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劇。萬餘人齊聲吶喊。熊太守謂是海寇卒至。驚起。差衙官偵問。余叔自往復之。乃安。臺成。叔走筆書二對。一曰：「果證幽明。看善善惡惡。隨形答響。到底來那個能逃。道通晝夜。任生生死死。換姓移名。下塲去此人還在。」一曰：「裝神扮鬼。愚蠢的心下驚慌。怕當真也是如此。成佛作祖。聰明人眼底忽略。臨了時還待怎生。」真是以戲說法。

## 甘文臺爐

香爐貴適用。尤貴耐火。三代青綠。見火卽敗壞。哥汝窯亦如之。使用便火。莫如宣爐。然近日宣銅一爐。價百四五十金。焉能辦之。北鑄如施銀匠亦佳。但麤夯可厭。蘇州甘回子文臺。其撥蠟範沙深心有法。而燒銅色等分兩。與宣銅款緻分毫無二。俱可亂真。然其與人不同者。尤在銅料。甘文臺以回回教門不崇佛法。烏斯藏滲金佛。見卽錘碎。不介意。故其銅質不特與

賞銅等。而有時實勝之。廿文臺自言佛像遭劫已七百尊有奇矣。余曰：「使回國別有地獄則可。」

### 紹興燈

紹興燈景爲海內所誇者無他。竹賤燈賤燭賤。賤故家家可爲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爲恥。故自莊達以至窮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過橋。中橫一竹。挂雪燈一。燈毬六。大街以百計。少巷以十計。從巷口回視巷內。複疊堆塚。鮮妍飄灑。亦足動人。十字街搭木棚。挂大燈一。俗曰「呆燈」。畫四書千家詩故事。或寫燈謎。環立猜射之。庵堂寺觀以木架作柱。燈及門額寫「慶賞元宵」「與民同樂」等字。佛前紅紙荷花琉璃百盞。以佛圖燈帶間之。熊熊煜煜。廟門前高臺鼓吹。五夜市廛如橫街軒亭會稽縣西橋。閭里相約故盛其燈。更於其地鬪獅子。燈鼓吹彈唱。施放烟火。擠擠雜雜。小街曲巷有空地。則跳大頭和尚。鑼鼓聲錯。處處有人團簇看之。城中婦女多相率步行。往鬧處看燈。否則大家小戶雜坐門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始散。鄉村夫婦多在白日進城。喬喬畫畫。東穿西走。曰「鑽燈棚」。曰「走燈橋」。天晴無日無之。萬歷間。父叔輩於龍山放燈稱盛事。而年來有效之者。次年朱相國家放燈塔山。再次年放燈戴山。戴山以小戶效顰。用竹棚多挂紙魁星燈。有輕薄子作口號嘲之曰：

「葢山燈景實堪誇。葫蘆竿頭掛夜叉。若問搭彩是何物。手巾脚布神袍紗。」繇今思之亦是  
不惡。

韻山

大父至老手不釋卷。齋頭亦喜書畫。瓶几布設。不數日。繙閱搜討。塵堆研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塵硯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潦草作書。生家蠅頭細字。日哺向晦。則攜卷出簾外。就天光。爇燭。檠高光不到紙。輒倚几攜書就燈。與光俱類。每至夜分。不以爲疲。常恨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寒儉可笑。意欲廣之。乃博采羣書。用淮南大小山義。摘其事曰大山。摘其語曰小山。事語已詳本韻。而偶寄他韻。下曰他山。膾炙人口者曰殘山。總名之曰韻山。小字襍積。烟煤殘楮。厚如磚塊者三百餘本。一韻積至十餘本。韻府五車。不啻千倍之矣。政欲成帙。胡儀部青蓮携其尊人所出中秘書。名永樂大曲者。與韻山政相類。大帙三十餘本。一韻中之一字。猶不盡焉。大父見而太息曰：「書囊無盡。精衛銜石填海。所得幾何。」遂輟筆而止。以三十年之精神。使爲別書。其博洽。應不在王弼州楊升庵下。今此書再加三十年。亦不能成。縱成亦力不能刻。筆塚如山。祇堪覆瓿。余深惜之。丙戌兵亂。余載往九里山。藏之藏經閣。以待後人。

天童寺僧

戊寅同秦一生詣天童訪金粟和尚。至山門見萬工池綠淨可鑒鬚眉。傍有大鍋覆地。問僧曰：「天童山有龍藏。龍常下飲池水。故此水芻穢不入。正德間二龍鬪。寺僧五六百人撞鐘鼓撼之。龍怒。掃寺成白地。鍋其遺也。」入大殿宏麗莊嚴。折入方丈。通名刺。老和尚見人便打曰：「棒喝。」余坐方丈。老和尚遲遲出。二侍者執杖執如意先導之。南向立曰：「老和尚出。」又曰：「怎麼行禮。」蓋官長見者皆下拜無抗禮。余屹立不動。老和尚下行賓主禮。侍者又曰：「老和尚怎麼坐。」余又屹立不動。老和尚肅余坐。坐定。余曰：「二生門外漢。不知佛理。亦不知佛法。望老和尚慈悲。明白開示。勿勞棒喝。勿落機鋒。只求如家常白話。老實商量。求個下落。」老和尚首肯。余言導余隨喜。早晚齋方丈敬禮特甚。余徧觀寺中僧匠千五百人。俱舂者碓者磨者甑者汲者爨者鑿者鋸者劈者菜者飯者。猙獰急遽。大似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老和尚規矩嚴肅。常自起撞人。不止棒喝。

### 水滸牌

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鎧冑。古器械。章侯自寫其所學所問已耳。而輒呼之曰宋江曰吳用。而宋江吳用亦無不應者。以英雄忠義之氣。鬱鬱芊芊。積於筆墨間也。周孔嘉句。余促章侯。孔嘉句之。余促之。凡四閱月而成。余爲作緣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挾天。筆能泣鬼。昌谷道上。婢

囊嘔血之詩。蘭渚寺中。僧秘開花之字。兼之力開畫苑。遂能目無古人。有索必酬。無求不與。既  
獨郭恕先之癖。喜周賈耘老之貧。畫水滸四十人。爲孔嘉八口計。遂使宋江兄弟。復視漢官威  
儀。伯益考山海遺經。獸毳鳥毼。皆拾爲千古奇文。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青面獠牙。盡化作一團  
清氣。收掌付雙荷葉。能月繼三石米。致二對酒。不妨持贈。珍重如柳河東。必日灌薺薇露。薰玉  
蕤香。方許解觀。非敢阿私。願公同好。】

烟雨樓

嘉興人開口烟雨樓。天下笑之。然烟雨樓故自佳。樓襟對鴛澤湖。溶溶漾漾。時帶雨意。長  
蘆高柳。能與湖爲淺深。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與客期於烟雨樓。客至則載之去。纖  
舟於烟波縹渺。態度幽閑。茗爐相對。意之所安。經旬不返。舟中有所需。則逸出宜公橋。舟里街。  
果蔬蔬蟲。治膳瓊蘇。咄嗟立辦。旋即歸航。柳灣桃塢。痴迷佇想。若遇仙緣。灑然言別。不落姓氏。  
間有倩女離魂。文君新寡。亦效顰爲之。淫靡之事。出以風韻。習俗之惡。愈出愈奇。

朱氏收藏

朱氏家藏。如龍尾觥。合盃盃。雕鏤鏤。刻真屬鬼工。世不再見。餘如秦銅漢玉。周鼎商彝。哥  
窯倭漆。廠盒宣爐。法書名畫。晉帖唐琴。所畜之多。與分宜埒富。時人譏之。余謂博洽好古。猶是



文人韻事風雅之列。不黜曹瞞。賞鑒之家。尙存秋壑。詩文書畫未嘗不揀舉。古人恆恐子孫效尤。以袖攫石。攫金銀。以賺田宅。豪奪巧取。未免有累盛德。聞昔年朱氏子孫有欲賣盡。問道。四號田者。余外祖蘭風先生諱之曰。『你只管坐朝問道。怎不管垂拱平章。』一時傳爲佳話。

### 仲叔古董

葆生叔少從渭陽游。遂精賞鑒。得白定爐哥窯瓶官窯酒匜。項墨林以五百金售之。辭曰。『留以殉葬。』癸卯道淮上。有鐵梨木天然几。長丈六。闊三尺。滑澤堅潤。非常理。淮撫李三才百五十金不能得。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維遽去。淮撫大悲怒。差兵躡之。不及而返。庚戌得石璞三十斤。取日下水滌之。石罅中光射如鸚哥。祖母知是水碧。仲叔大喜。募玉工做朱氏龍尾觥一合。盃盃一。享價三千。其餘片屑寸皮。皆成異寶。仲叔贏資巨萬。收藏日富。戊辰後。倅姑熟。倅姑蘇。尋令盟津。河南爲銅藪。所得銅器盈數車。美人觚一種。大小十五六枚。青綠徹骨。如翡翠。如鬼眼青。有不可正視之者。歸之燕客。一日失之。或是龍藏收去。

### 噓社

仲叔善談諧。在京師與漏仲容沈虎臣韓求仲輩結噓社。喋喋數言。必絕纓噴飯。仲容爲

帖括名士常曰：「老輩老年讀書做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處。一過輒了。老年如以指頭拈字，拈得一個，只是一個。拈得不着時，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頃刻下來，刷入紙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惡心嘔吐，以手指入齒，噦出之，出亦無多。總是渣穢。」此是格言，非止諧語。一日韓求仲與仲叔同讌，一客欲連名速之。仲叔曰：「我長求仲，則我名應在求仲前。但緹蠅頭於如拳之上，則是細註在前。白文在後。那有此理。」人皆失笑。沈虎臣出語尤尖巧。仲叔候座師收一帽套，此日嚴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冷悠悠。」其滑稽多類此。

魯府松棚

報國寺松蔓引彈委，已入藤理。入其下者，蹣跚跼蹐，氣不得舒。魯府舊邸二松，高丈五。上及簷，整勁竿如蛇脊，屈曲撐距，意色酣怒。鱗爪擎攫，義不受制。鬣起鉞鉞，怒張如戟。舊府呼松棚，故松之意態，情理無不棚之。便殿三楹，盤鬱殆遍，暗不通天，密不通雨。魯憲王晚年好道，嘗取松肘一節，抱與同臥。久則滑澤，酣醅似有血氣。

一尺雪爲芍藥異種。余於兗州見之。華瓣純白。無鬚萼。無檀心。無星星紅紫。潔如羊脂。細如鶴翻。結樓吐舌。粉艷雪腴。上下四旁方三尺。幹小而弱。力不能支。蕊大如芙蓉。輒縛一小架扶之。大江以南。有其名無其種。有其種無其土。蓋非兗勿易見之也。兗州種芍藥者如種麥。以鄰以畝。花時讌客。棚於路。綵於門。衣於壁。障於屏。綴於簾。簪於席。棚於階者。畢用之。日費數千。勿惜。余昔在兗。友人口剪數百朵。送廩所。堆塚狼籍。真無法處之。

### 菊海

兗州張氏期余看菊。去城五里。余至其園。盡其所爲園者而折旋之。又盡其所不盡爲園者而周旋之。絕不見一菊。異之。移時。主人導至一蒼莽空地。有葦廠三間。肅余入。徧觀之。不敢以菊言。真菊海也。廠三面砌壇三層。以菊之高下。高下之花大如盜甌。無不毬。無不甲。無不金。銀。荷花瓣。色鮮艷。異凡本。而翠葉層層。無一葉早脫者。此是天道。是土力。是人工。缺一不可焉。兗州縉紳家風氣襲王府。賞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燈。其爐。其盤。其盆。其盞。其餽器。其盃盤大觥。其壺。其幃。其褥。其酒。其麵食。其衣服。花樣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蒸蒸烘染。較日色更浮出數層。席散。撒葦簾。以受繁露。

### 曹山

萬曆甲辰大父遊曹山大張樂於獅子巖下石梁先生戲作山君檄討大父祖昭明太子語謂若以管絃汚我巖壑大父作檄罵之有曰「誰云鬼刻神鏤竟是殘山剩水」石簀先生嗤石梁曰「文人也那得犯其鋒不若自認以「殘山剩水」四字摩崖勒之」先輩之引重若此曹石宕爲外祖放生池積三十餘年放生幾百千萬有見池中放光如萬炬燭天魚蝦若藻附之而起直達天河者余少時從先宜人至曹山菴作佛事以大竹筵貯西瓜四浸宕內須臾大聲起巖下水噴起十餘丈三小舟纜斷顛翻波中衝擊幾碎舟人急起視見大魚如舟口欲西瓜掉尾而下

齊景公墓花罇

覆頭沈僉事宦遊時有發掘齊景公墓者跡之得銅豆三大花罇二豆樸素無奇花罇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紋獸面麤細得款自是三代法物歸乾劉陽太公余見賞識之太公取與嚴一介不敢請及宦粵西外母歸余齋頭余拂拭之爲發異光取浸梅花貯水汗下如雨踰刻始收花謝結子大如雀卵余藏之兩年太公歸自粵西稽覆之余恐傷外母意亟歸之後爲馴僧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聞在歙縣某氏家廟

# 陶菴夢憶

卷之七

山陰張岱宗子撰

## 西湖香市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繩敲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孩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厲無留客。肆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波紋如綾。溫風如酒。」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閒都。不勝其村粧野婦之喬畫。芳蘭薌澤。不勝其合香芫萎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欲笙之聒帳。鼎彝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

萬男男女女老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崇禎庚辰三月。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海饑。民強半餓死。壬午虜鯁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餓殍昇出。扛挽相屬。時杭州之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厲西湖。日以民詞饋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謂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州。』可作西湖實錄。

鹿苑寺方柿

蕭山方柿。皮綠者不佳。皮紅而肉糜爛者不佳。必樹頭紅而堅脆如藕者方稱絕品。然間遇之不多得。余向言西瓜生於六月。享盡天福。秋白梨生於秋。方柿綠柿生於冬。未免失候。丙戌。余避兵西白山鹿苑寺。前後有夏方柿十數株。六月歎暑。柿大如瓜。生脆如咀冰嚼雪。目爲之明。但無法製之。則澀勒不可入口。土人以桑葉煎湯候冷。加鹽少許。入甕內。浸柿沒其頸。隔二宿取食。鮮磊異常。余食蕭山柿多澀。請贈以此法。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僂。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

及童變笑暗雜之。遂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閨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羣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嘯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為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已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鑿如墜。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闔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織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盪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拍人。清夢甚愜。

### 及時雨

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爭唾之。余里中扮水滸，且曰：畫水滸者，龍眠松雪。陳章侯總不如施耐庵，但如其面勿黛，如其髭勿鬣，如其兜鍪勿紙，如其刀杖勿樹，如其傳勿杜撰，勿弋陽腔，則十得八九矣。於是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梢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苗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髮，尋美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鄰，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漢，個個呵活，臻臻至，至人馬稱姪而行，觀者兜截遮攔，直欲看殺衛玠，五雪叔歸自廣陵，多購法錦宮緞，從以臺閣者八，雷部六，大士一，龍宮一，華重美都，見者目奪氣亦奪，蓋自有臺閣，有其華，無其重，有其美，無其都，有其華，重美都，無其思，緻無其文理，輕薄子有言：「不替他謙了也，事事精辦。」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水滸與禱雨有何義味相近？余山盜起，迎盜何爲耶？」余頰首思之，果誕而無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書「奉旨招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觀者歡喜贊歎，老人亦匿笑而去。

山艇子

龍山自巘花閣而西，皆骨立，得其一節，亦盡名家。山艇子石，意尤孤子，壁立霞剝，義不受



土大樟徙其上。石不容也。然不恨石屈而下。與石相親。疏石方廣三丈。右均而凹。非竹則盡矣。何以淺深乎石。然竹怪甚。能孤行。實不藉石。竹節促而虬。葉毳毳如蝟毛。如松狗尾。雖離蠹蟲。捐振攢擠。若有所驚者。竹不可一世。不敢以竹二之。或曰。古今錯刀也。或曰。竹生石上。土膚淺。蝕其根。故輪困盤鬱如黃山上松。山艇子樟始之。石中之竹。終之。樓意長。樓不得竟其長。故艇之。然傷於貪。特特向石。石意反不之屬。使去丈而樓壁出。樟出竹亦盡出。竹石間意。在以淡遠取之。

### 懸杪亭

余六歲隨先君子讀書懸杪亭。記在一峭壁之下。木石撐距。不藉尺土。飛閣虛堂。延駢如櫺。緣崖而上。皆灌木高柯。與簷甍相錯。取杜審言「樹杪玉堂懸」句名之。懸杪度索尋樟。大有奇緻。後仲叔廬其崖下。信堪輿家言。謂礙其龍膺。百計購之。一夜徙去。鞠爲茂草。兒時怡寄。常夢寐尋往。

### 雷殿

雷殿在龍山磨盤岡下。錢武肅王於此建蓬萊閣。有斷碣在焉。殿前石臺高爽。喬木瀟疏。六月月從南來。樹不蔽月。余每浴後拉秦一生石田上人。平子輩坐臺上。乘涼風。携餽核。飲香

雪酒。剝鷄豆。啜烏龍井水。水涼冽激齒。下午着人投西瓜浸之。夜剖食。寒栗逼人。可憐三伏。林中多鶴。聞人聲輒驚起。磔磔雲霄間。半日不得下。

龍山雪

天啓六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許。晚霽。余登龍山。坐上城隍廟山門。李岍生高眉生王晚生馬小卿潘小妃侍。萬山載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清冽。蒼頭送酒至。余勉強舉大觥敵寒。酒氣冉冉。積雪飲之。竟不得醉。馬小卿唱曲。李岍生吹洞簫和之。聲爲寒威所懾。咽澀不得出。三鼓歸寢。馬小卿潘小妃相抱從百步街旋滾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頭車。拖冰凌而歸。

龐公池

龐公池歲不得船。况夜船。况看月而船。自余讀書山艇子。輒留小舟於池中。月夜夜夜出綠城至北海坂。往返可五里。盤旋其中。山後人家。閉門高臥。不見燈火。悄悄冥冥。意頗淒惻。余設涼簟臥舟中。看月。小僊船頭唱曲。醉夢相雜。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嗒然睡去。歌終忽寤。啾啾讚之。尋復鼾齁。小僊亦呵欠歪斜。互相枕藉。舟子回船到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寢。此時胸中浩浩落落。並無芥蒂。一枕黑甜。高春始起。不曉世間何物謂之憂愁。

### 品山堂魚宕

二十年前強半住乘香國。日進城市。夜必出之。品山堂孤松箕踞岸。幘入水。池廣三畝。蓮花起岸。蓮房以百以千。鮮磊可喜。新雨過。收葉上。荷珠煮酒。香撲烈。門外魚宕。橫亘三百餘畝。多種菱芡。小菱如薑芽。輒采食。嫩如蓮實。香似建蘭。無味可匹。深秋橘奴飽霜。非個個紅綻。不輕下。剪季冬觀魚。魚鱗千餘艘。鱗次櫛比。鬪者夾之。罟者扣之。箝者罟之。罟者撒之。罩者抑之。罟者舉之。水皆泥泛。濁如土漿。魚入網者。圍圍漏網者。噉噉寸鯢。纖鱗無不畢出。集舟分魚。魚稅三百餘斤。赤臘白肚。滿載而歸。約吾昆弟烹鮮劇飲。竟日方散。

### 松花石

松花石。大父昇自瀟江署中。石在江口神祠。土人割牲饗神。以毛血灑石上。爲恭敬。血漬毛鬣。幾不見石。大父昇入署。親自被濯。呼爲石丈。有松花石紀。今棄階下。戴花缸。不稱使。余嫌其輪困臃腫。失松理。不若董文簡家苗錯二松。槪節理槎枿。皮斷猶附。視此更勝。大父石上磨崖銘之曰。爾昔鬣而鼓兮。松也。爾今脫而骨兮。石也。爾形可使代兮。貞勿易也。爾視余笑兮。莫余逆也。其見實如此。

### 閩中秋

崇禎七年閏中秋。做虎邱故事。會各友於葢山亭。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紅氍一牀。席地鱗次坐。綠山七十餘牀。衰童場妓。無席無之。在席七百餘人。能歌者百餘人。同聲唱。一澄湖萬頃。聲如潮湧。山爲雷動。諸酒徒轟飲。酒行如泉。夜深客飢。借戒珠寺齋僧大鍋。煮飯飯客。長年以大桶擔飯不繼。命小僕舂竹楚烟於山亭演劇十餘齣。妙入情理。擁觀者千人。無蚊虻聲。四鼓方散。月光潑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雲冉冉起脚下。前山俱失。香爐鵝鼻天柱諸峯。僅露髻尖而已。米家山雪景彷彿見之。

愚公谷

無錫去縣北五里爲銘山。進橋店在左岸。店精雅。賣泉酒水。罈花缸宜興。罐風爐盆盎泥人等貨。愚公谷在惠山右。屋半傾圯。惟存木石。惠水涓涓。繇井之澗。繇澗之谿。繇谿之池。之廚之瀨。以澗以灌。以灌園。以沐浴。以淨溺器。無不惠山泉者。故居園者。福德與罪孽。孽正等。愚公先生交游遍天下。名公巨卿多就之。歌兒舞女。綺席華筵。詩文字畫。無不虛往實歸。名士清客。至則留。留則款。款則餞。餞則贖。以故愚公之用錢如水。天下人至今稱之不少衰。愚公文人。其園亭實有思緞文理者爲之。礫石爲垣。編柴爲戶。堂不層不廡。樹不配不行。堂之南。高槐古樸。樹皆合抱。茂葉繁柯。陰森滿院。藕花一塘。隔岸數石。亂而臥。土墻生苔。如山脚到澗邊。不記在人

間園東偏牆一臺外瞰寺老柳臥牆角而不讓臺臺遂不盡敵與他園花樹故故爲亭臺意特特爲園者不同。

### 定海水操

定海演武場在招寶山海岸水操用大戰船嘍船蒙衝鬪艦數千餘艘雜以魚鱗輕艦來往如織舳艫相隔呼吸難通以表語目以鼓語耳截擊要遮尺寸不爽健兒瞭望猿蹲梳斗哨見敵船從斗上擲身騰空休水破浪衝濤頃刻到岸走報中軍又趵躍入水輕如魚鳧水操尤奇在夜戰旌旗干櫓皆挂一小鏡青布幕之畫角一聲萬蠟齊舉火光映射影又倍之招寶山凭檻俛視如烹斗煮星釜湯正沸火礮轟裂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焱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

### 阿育王寺舍利

阿育王寺梵宇深靜塔前老松八九顆森羅有古色殿隔山門遠烟光樹樾攝入山門望空視明冰涼品沁右旋至方丈門外有娑羅二株高插霄漢便殿供旃檀佛中儲一銅塔銅色甚古萬歷間慈聖皇太后所賜藏舍利子塔也舍利子常放光琉璃五采百道迸裂出塔縫中歲三四見凡人瞻禮舍利隨人因緣現諸色相如墨墨無所見者是人必死昔湛和尚至寺亦

不見舍利。而是年死。屢有驗。次蚤日光初曙。僧道余禮佛開銅塔。一紫檀佛龕供一小塔。如筆筒六角。非木非楮。非皮非漆。上下皺定。四圍鏤刻花楞梵字。舍利子懸塔頂。下垂搖搖不定。人透眼光入楞內。復眊眼上視舍利辨其形狀。余初見三珠連絡如牟尼串。煜煜有光。余復下頂禮。求見形相。再視之。見一白衣觀音小像。眉目分明。鬚鬢皆見。秦一生反覆視之。訖無所見。一生惶遽面發赤。出涕而去。一生果以是年八月死。奇驗若此。

過劍門

南曲中妓以串戲爲韻事。性命以之。楊元楊能顧眉生李十董白以戲名。屬姚簡叔期余觀劇。僮下午唱西樓。夜則自串。僮爲興化大班。余舊伶馬小卿陸子雲在焉。加意唱七齣戲。至更定。曲中大咤異。楊元走入房。謂小卿曰：「今日戲氣色大異何也。」小卿曰：「坐上坐者余主人。主人精賞鑒。延師課戲。童手指千。僮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楊元始來物色余。西樓不及完。串教子顧眉生周羽楊元周娘子楊能周瑞隆。楊元膽怯。膚慄不能出聲。眼眼相覷。渠欲討好不能。余欲獻媚不得。持久之。伺便喝采一二。楊元始放膽。戲亦遂發。嗣後曲中戲。必以余爲導師。余不至。雖夜分不開臺也。以余而長聲價。以余長聲價之人而後長余聲價者多有之。

## 冰山記

魏瑞敗好事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余爲刪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廟揚臺。觀者數萬人。臺址鱗比。擠至大門外。一人上白曰：「某楊漣。」口口諄諄曰：「楊漣。楊漣。」聲達外。如潮湧。人皆如之。杖范元白。偪死裕妃。怒氣忿涌。噤斷。嗚。至顏佩章擊殺緹騎。嘯呼跳蹴。洶洶崩屋。沈青霞縛蕩人。射相嵩以爲笑樂。不是過也。是秋攜之至。竟爲大人壽。一日宴守道劉半舫。半舫曰：「此劇已十得八九。惜不及內操菊宴。及偪靈犀與囊收數事耳。」余聞之。是夜席散。余填詞督小僮強記之。次日。至道署搬演。已增入七齣。如半舫言。半舫大駭異。知余所構。遂詣大人。與余定交。

## 陶菴夢憶卷之七終

南  
華  
經

卷  
六



# 陶菴夢憶

卷之八

山陰張岱宗子撰

## 龍山放燈

萬曆辛丑年。父叔輩張燈龍山。剡木爲架者百。塗以丹牒。幌以文錦。一燈三之。燈不專在架。亦不專在磴道。沿山襲谷。枝頭樹杪無不燈者。自城隍廟門至蓬萊岡。上下亦無不燈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煬帝夜游。傾數斛螢火於山谷間。團結方開。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好事者賣酒。緣山席地坐。山無不燈。燈無不席。席無不人。人無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燈者。一入廟門。頭不得顧。踵不得旋。祇可隨勢。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聽之而已。廟門懸禁條。禁車馬。禁烟火。禁喧嘩。禁豪家奴不得行。辟人。父叔輩臺於大松樹下。亦席亦聲歌。每夜鼓吹笙簧。與讌歌絃管。沈沈昧旦。十六夜。張分守宴織造。太監於山巔。星宿閣。傍晚至山下。見禁條。太監忙出。輿笑曰：「遵他。遵他。自咱們遵他起。」却隨役。用二卮角扶掖上山。夜半星宿開火。罷讌亦遂罷燈。凡四夜。山上下糟邱肉林。日掃果核蔗滓。及魚肉骨蠶蛻。堆砌成高阜。拾

婦女鞋掛樹上如秋葉相傳十五夜燈殘人靜。當壇者政收盤核。有美婦六七人買酒。酒盡。有未開甕者。買大甕一。可四斗許。出袖中蘇果。頃刻罄盡而去。疑是女人星。或曰酒星。又一事。有無賴子於城隍廟左借空樓數楹。以奴童實之。爲簾子。衡衡是夜。有美少年來狎。某童翦燭。彈酒。媒孽非理。解襦乃女子也。未曙卽去。不知其地其人。或是妖狐所化。

王月生

南京朱市妓。曲中差與爲伍。王月生。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決無其比也。面色如建蘭。初開。楚楚文弱。纖趾一牙。如出水紅菱。矜貴寡言笑。女兄弟間。客多方狡獪。嘲弄。哈侮。不能勾其髮。善楷書。畫蘭竹水仙。亦解吳歌。不易出口。南中勳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富商權胥。得其主席半响。先一日送書帕。非十金則五金。不敢褻訂。與合卷。非下聘一二月前。則終歲不得也。好茶。善閱。老子。雖大風雨。大宴會。必至老子家。啜茶數壺。始去。所交有當意者。亦期與老子家會。一日老子鄰居有大賈。集曲中妓十數人。羣詵嘻笑。環坐縱飲。月生立露臺上。倚徙欄楯。旣姪羞澀。羣婢見之。皆氣奪。徙他室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與俗子交接。或時對面而坐。起若無覩者。有公子狎之。同寢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囁喘動。聞客驚喜。走報公子曰。「月生開言矣。」聞然以爲祥瑞。急走伺之。面頰尋又止。公子力請再三。

嚙澀出二字曰：「家去。」

張東谷好酒

余家自太僕公稱豪飲。後竟失傳。余父余叔不能飲。一蠶殼食精茄面。卽發頰。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精。遂甲江左。一筵進。兄弟爭啖之立盡。飽卽自去。終席未嘗舉杯。有客在。不待客辭。亦卽自去。山人張東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謂家君曰：「爾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二語頗韻。有晉人風味。而近有僧父載之舌華錄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肉不論美惡。只是吃。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吃。」字字板實。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東谷善滑稽。貧無立錐。與惡少訟。指東谷爲萬金豪富。東谷忙忙走懇大父曰：「紹興人可惡。對半說謊。便說我是萬金豪富。」大父常舉以爲笑。

樓船

家大人造樓船之。造船樓之。故里中人謂船樓。謂樓船。顛倒之不置。是日落成。爲七月十五。自大父以下。男女老稚靡不集焉。以木排數重搭臺演戲。城中村落來觀者。大小千餘艘。午後颶風起。巨浪磅礴。大雨如注。樓船孤危。風偃之幾覆。以木排爲戩索。纜數千條。網網如織。風

不能減。少頃風定。完劇而散。越中舟如蠶殼。踟躕篷底。看山如矮人觀場。僅見鞋鞞而已。升高視明。頗爲山水吐氣。

阮圓海戲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鬪筍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淨。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爲士君子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論。則亦鏤鏤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蠟花閣

蠟花閣在筠芝亭松峽下。層崖古木。高出林臯。秋有紅葉。坡下支壑迴渦。石躡稜稜。與水相距。閣不檻不牖。地不樓不臺。意政不盡也。五雪叔歸自廣陵。一肚皮園亭。於此小試。臺之亭之。廊之。棧道之。照面樓之。側又堂之。閣之。梅華纏折旋之。未免傷板傷實。傷排擠。意反踟躕。若

石窟書硯。隔水看山。看閣看石。麓看松。峽上松廬。山面目。反於山外得之。五雪叔屬余作對。余曰：「身在襄陽袖石裏。家來輞口扇圖中。」言其小處。

### 范與蘭

范與蘭七十有三。好琴。喜種蘭。及盆池小景。建蘭三十餘缸。大如簸箕。蚤舛而入夜舛而出者。夏也。蚤舛而出夜舛而入者。冬也。長年辛苦。不減農時。花時香出里外。客至坐一時。香襲衣裙。三五日不散。余至花期。至其家。坐臥不去。香氣酷烈。逆鼻不敢嗅。第開口吞飲之。如沆瀣焉。花謝糞之滿箕。余不忍棄。與與蘭謀曰：「有麪可煎。有蜜可浸。有火可焙。奈何不食之也。」與蘭首肯。余言。與蘭少年學琴於王明泉。能彈漢宮秋。山居吟。水龍吟。三曲。後見王本吾琴。大稱善。盡棄所學而學焉。半年學石上流泉一曲。生澀猶棘手。王本吾去。旋亦忘之。舊所學。又銳意去之。不復能記憶。究竟終無一字。終日撫琴。但和絃而已。所蓄小景。有豆板黃楊。枝幹蒼古。奇妙。盆石稱之。朱樵峯以二十金售之。不肯易。與蘭珍愛。呼之「小妾」。呼之余。強借齋頭三月。垂枯其一幹。余懊惜。急舛歸。與蘭驚惶無措。煮麥汁澆灌。日夜撫之不置。一月後。枯幹復活。

### 蟹會

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爲蚶。爲河蟹。河蟹至十月。與稻梁俱肥。殼如盤大。爐墳起。而

紫蟹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蠟。蝨掀其殼。膏膩堆積如玉。脂珀屑團結不散。甘腴雖八珍不及。不到十月。余與友人兄弟輩立蟹會。期於午後。至煮蟹食之。人六隻。恐冷腥。迭番煮之。從以肥臘鴨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鴨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蔬以謝橘。以風栗以風菱。飲以玉壺冰。蔬以兵坑笋。飯以新餘杭白。漱以蘭雪茶。絲今思之。真如天廚仙供。酒醉飯飽。慚愧慚愧。

露兄

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館曰「露兄」。取米顛「茶甘露有兄」句也。爲之作鬪茶檄曰：「水淫茶癖。爰有古風。瑞草雪芽。素稱越蠶。特以烹煮非法。向來葛籬生塵。更兼賞鑿無人。致使羽經積蠹。邇者擇有勝地。復舉湯盟。水符遞自玉泉。茗戰爭來蘭雪。瓜子炒豆。何須瑞草橋邊。橘柚查梨。出自仲山圃內。八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潔清涼。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齊名。七碗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壺揮塵。用暢清談。半榻焚香。共期白醉。」

閨元宵

崇禎庚辰閏正月。與越中父老約重張五夜燈。余作張燈致語曰：「兩逢元正。歲成閏於

攝提之辰。再值孟陬。天假人以閒暇之月。春秋傳詳記二百四十二年事。春王正月。孔子未得重書。開封府更放十七八兩夜燈。乾德五年。宋祖猶煩欽賜。茲閏正月者。三生奇遇。何幸今日而當場百歲難逢。須效古人而秉燭。况吾大越。蓬萊福地。宛委洞天。大江以東。民皆安堵。遵海而北。水不揚波。含哺嬉兮。共樂太平之世界。重譯至者。皆言中國有聖人。千百國來朝。白雉之陳。無算。十三年於茲。黃耆之說有徵。樂聖銜杯。宜縱飲屠蘇之酒。較書分火。應暫輟太乙之藜。前此元宵。竟因雪妬。天亦知點綴豐年。後來燈夕。欲與月期。人不可蹉跎勝事。六鼈山立。祇說飛來東武。使鷄犬不驚。百獸室懸。毋曰下守海澨。唯魚鼈是見。笙簫聒地。竹椽本出柯亭。花草盈街。襖帖攜來蘭渚。士女潮湧。撼動蠡城。車馬雷殷。喚醒龍嶼。况時逢豐稔。呼庚呼癸。一歲自兆重登。且科際辰年。爲龍爲光。兩榜必徵雙首。莫輕此五夜之樂。眼望何時。試問那百年之人。躬逢幾次。敢祈同志。勿負良宵。敬藉赫蹏。喧傳口號。』

### 合采牌

余作文武牌。以紙易骨。便於角鬪。而燕客復刻一牌。集天下之鬪虎鬪鷹鬪豹者。而多其色目。多其采。曰合采牌。余爲之作敘曰。『太史公曰。『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古人以錢之名不雅馴。縉紳先生難道之。故易其名曰賦曰

祿曰餉。天子千里外曰采。采者采其美物以爲貢。猶賦也。諸侯在天子之縣內曰采。有地以處其子孫亦曰采。名不一其實皆穀也。飯食之謂也。周封建多則采勝。秦無采則亡。采在下無以合之。則齊桓晉文起矣。列國有采而分析之。則主父偃之謀也。繇是而亮采服采。好官不過多得采耳。充類至義之盡。竊亦采也。鷹虎豹繇此其選也。然則奚爲而不禁。曰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臯陶謨曰：「載采采。」微哉之哉庶哉。」

## 瑞草谿亭

瑞草谿亭爲龍山支麓。高與屋等。燕客相其下有奇石。身執藥盃。爲匠石先發掘之。見土基土。見石磬石。去三丈許。始與基平。乃就其上建屋。屋今日成。明日拆。後日又成。再後日又拆。凡十七變。而谿亭始出。蓋此地無谿也。而谿之不足。又瀦之壑之一日。鳩工數千指。索性池之。索性闊一畝。索性深八尺。無水。挑水貯之中。留一石如案。迴瀦浮櫓。頗亦有致。燕客以山石新開。意不蒼古。乃用馬糞塗之。使長苔蘚。苔蘚不得卽出。又呼畫工以石青石綠皴之。一日左右視。謂此石案。焉可無天目。松數顆盤鬱其上。遂以重價購天目松五六顆。鑿石種之。石不受插。石崩裂。不石不樹。亦不復案。燕客怒。連夜鑿成硯山形。缺一角。又葦一畧石補之。燕客性卞急。種樹不得大。移大樹種之。移種而死。又尋大樹補之。種不死不已。死亦種不已。以故樹不



得不死。然亦不得卽死。谿亭比舊址低四丈。運土至東。多成高山。一畝之室。滄桑忽變。見其一室成。必多坐看之。至隔宿。或卽無有矣。故谿亭雖渺小。所費至巨萬焉。燕客看小說。「姚崇夢游地獄。至一大廠。鑊鑪千副。惡鬼數千。鑄瀉甚急。問之曰：『爲燕國公鑄橫財。』後至一處。爐竈冷落。疲鬼一二人。鼓椎奄奄無力。崇問之曰：『此相公財庫也。』崇寤而竊歎曰：『燕公豪奢。殆天縱也。』」燕客喜其事。遂號「燕客」。二叔業四五萬。燕客緣手立盡。甲申二叔客死。淮安。燕客奔喪。所積薪俸及玩好幣帛之類。又二萬許。燕客攜歸。甫三月。又輒盡。時人比之魚。宏四盡焉。谿亭住宅。一頭造。一頭改。一頭賣。翻山倒水。無虛日。有夏耳金者。製燈剪綵爲花。亦無虛日。人稱耳金爲「敗落隋煬帝」。稱燕客爲「窮極秦始皇」。可發一粲。

### 瑯嬛福地

陶庵夢有夙因。當夢至一石厂。峭窅巖窳。前有急湍迴溪。水落如雪。松石奇古。雜以名花。夢坐其中。童子進茗果。積書滿架。開卷視之。多蝌蚪鳥跡。霹靂篆文。夢中讀之。但能通其棘澀。閒居無事。夜輒夢之。醒後佇思。欲得一勝地。彷彿爲之。郊外有一小山。石骨稜嶷。上多筠篔簹。偃伏園內。余欲造廠堂。東西向。前後軒之。後磔一石。碑植黃山松數顆。奇石峽之。堂前樹娑羅二。資其清樹。左附虛室。坐對山麓。磴磴齒齒。劃裂如試劍。扁曰「一邱」。右踞廠閣三間。前臨大

沼。秋水明瑟。深柳讀書。扁曰「一壑」。緣山以北。精舍小房。紉屈蜿蜒。有古木。有層崖。有小澗。有幽篁。節節有緻。山盡有佳穴。造生壙。俟陶菴蛻焉。碑曰「嗚呼陶菴張長公之壙」。壙左有空地。畝許。架一草庵。供佛。供陶菴像。迎僧住之。奉香火。大沼闊十畝許。沼外小河三四摺。可納舟入沼。河兩岸皆高阜。可植果木。以橘以梅以梨以棗。枸菊圍之。山頂可亭。山之西鄙。有腴田二十畝。可秫可秔。門臨大河。小樓翼之。可看爐峯敬亭諸山。樓下門之。扁曰「瑯嬛福地」。河北走。有石橋極古樸。上有灌木。可坐可風可月。

